秋□氏傳評林

林註

一

ロ仁2
2805
15-1

寛政癸丑發兌

日本西播奥田元繼補著

評林春秋左氏傳

翻刻必究
有文堂藏

明 呉興凌稚隆原本

2805
1-15

寛政癸丑發兌

明 呉興凌稚隆原本

春秋左氏傳評林

有文堂藏
翻刻必究

日本 西播奥田元繼輯著

春秋左傳評林測義

明呉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不佞幺麼。輙不自分。妄校史漢業已竣事矣。迺壬午漫游湖海。瀟然道次。偶出笈中所習春秋左傳者數種。檢閱一過。則念其章句未及節分。注釋未嘗統貫。而諸儒傳議籍者蒐從麇萃一楮而會通之。俾讀者一目無留憾也。於是復不

自分役志編摹。竊義則如測言所擬。掇述則如凡例所條。悉本成說者什而二三。參酌胸臆者什而七八。稿既脫而覆錄。校方徧而更研。荏苒寒暑五更。于是題曰春秋左傳評林測義。較昔所輯史漢董董究心。品騭焉者勞瘁逕庭矣。顧不佞慚非忠臣。謬成左僻。登曰良工徒焉心苦。猥不鏡機馬蹄。湯爾嬰情鷄肋。閱覽先生儻曰以蠡測海。是夫奚庸嘵嘵爲。則不佞不敢詭曰非知己者。

萬曆戊子仲夏朔日。吳興後學淩稚隆以棟父。識於水霞鋪之枕石所。

左傳評林春秋左氏傳序

清 古榕方廷珪伯海父 評點
日本播州奥田元繼志季父 輯校

晉 杜 元凱 序
宋 林 唐翁 解

自春秋至名也明非聖人所作
自記事至繫日月書甲子
自以日至繫時春秋雖無事必書四時如秋七月是也
自以時至異也所紀多盟會之事別同於異非年月日時無以別之如兵車之會七衣裳之會九是也
自故史至名也故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春秋者魯國史官記事本有此名非孔子始名之也記事者。言春秋記事之法如下文所云以事繫日。繫者以下綴上之辭言於此月而有此事故以事綴於日○繫音計以日繫月。每月有三十日故以日綴于月以月繫時。四時各有三月故以月綴于時以時繫年。一年有四時故以時而綴於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凡此所以紀理年月遠近而分別事同異也○別彼列反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表顯也首始也事繫日下故年是事端所以先表顯其年以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時。年有春夏秋冬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

謂之春秋釋命名之義。自周禮至史官王朝之史。自掌邦至之志志記也。吉凶各相赴告故曰達。自諸侯至國史列國之史。自大事至而已大竹曰策小竹曰簡木版曰牘。自孟子至經也聖人一部春秋根據處故曰其義則丘竊取可以知聖人原正衰周之諸侯大夫非是自家臆斷。不過以布衣代天

之名也。四時不可偏舉故交錯互舉春秋二字以爲史記之名蓋言春則可兼夏言秋則可見冬也周禮有史官。周禮春官之屬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之官掌邦國四方之事。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凡四方之事內史讀之達四方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諸侯亦各有國史。言上文史官是天子之史至於諸侯之國亦各自有史官大事書之於策。策卽簡編也連編諸簡故名爲策大事如經之所書是也小事簡牘而已。簡牒也以竹爲之牘版也以木爲之小事如傳之所紀是也孟子曰引孟子之言以證諸侯各有國史楚謂之檮杌。檮杌者四凶之一言頑凶無儔匹也楚國之史名曰檮杌以記惡爲主也○檮徒刀反杌音兀晉謂之乘。乘車乘也古者賦田出車晉國之史名曰乘者以田賦爲主也○乘去聲而魯謂之春秋。魯國之史錯舉四時名曰春秋其實一也。三者其名雖異其實爲諸侯之史則一也韓宣子適魯。韓宣子晉大夫

子行其褒貶而已。自周德至舊章卽典禮。崩薨曰赴吉凶曰告記注謂紀載當時行事。違舊章謂褒貶失其義類。○以上是未筆削之春秋。自仲尼至眞僞事有眞有僞。

名起謚曰宣適魯在昭公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易象者周易爻彖之辭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韓子適魯而見此二書曰周禮盡在魯矣。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也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則知周公之德見易象則知周之所以王也○王音旺韓子所見序說韓宣子所見魯春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大經也周德既衰。周自東遷后其德衰微官失其守。史官失其職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赴告策書。赴告謂告于鄰國也崩薨曰赴禍福曰告赴告然後載于冊書○告音谷諸所記注。與夫其他所記之事多違舊章。赴告記注多與舊典禮經相違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孔子名丘字仲尼見春秋多違舊章乃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從而脩之考其眞僞

自而志至遺制即典禮

自下以至之法因是非以示褒貶

自其敎至所害即違舊章之文

自則刊至改也此文之無害于舊章者數言通指春秋中之筆削大意

自故傳至善志見左傳昭公三十年

自又曰至之志志全誌與上達四方之志志字全典下丘明之志志字不全

自仲尼至仲尼以

（考謂校勘也眞者因之僞者改之）而志其典禮（志謂記識也合典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使舊典復興）下以明將來之法（使後世有所則）其敎之所存（謂名敎善惡義存於此事）文之所害（若文無褒貶以示勸戒則是文之害敎）則刊而正之（則刊削舊策改而正之○刊苦干反）以示勸戒（以示後人使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其餘不害于敎者則皆用舊史之文）史有文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史官紀錄既非一人自然有文有質）辭有詳畧（文則其辭詳質則其辭畧）不必改也（既無所害不必改也）故傳曰（引左傳之言以證之此傳在魯昭公三十一年）其善志（言春秋之書善於志記也）又曰（此傳在魯成公四年）非聖人孰能脩之（言若非聖人誰能脩春秋使成五例也五例詳見下文）盖周公之志（傳言善志者盖周公記事之法也）仲尼從而明之（傳言非聖人孰能脩之善孔子能脩春秋使之昭明也）

下明作傳大旨

自以為至始事傳在經前如隱元年不書公即位傳先明隱代桓居攝之類

自或後至終義傳在經後

自或依至辯理如鄭伯克段于鄢書鄭伯譏失敎之類

自或錯至合異如書盟會同而事之是非不同與相反而不與楚之類所謂異

自隨義至所重申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孔子嘗稱其恥于巧言令色當是孔子之前輩不應序事至韓趙魏滅智伯也序謂左丘明受經於孔子而作傳恐未必然）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左氏以為經者聖人所制是不可刊改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左氏作傳解經或先經為文以始後經之事○先去聲）或後經以終義（或後經為文以終前經之義○後去）或依經以辯理（或依經之言以辯此經之理）或錯經以合異（或錯經為文以合此經之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例即五例也此言左氏皆隨經義而發明春秋五例之所重者）舊史遺文（春秋多有舊史遺餘之文孔子不曾刊改）畧不盡舉（則左氏畧之不復為之作傳）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言左氏所以不作傳者以此等皆是舊史遺文非孔子修改之要故也）身為國史（漢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躬覽載籍（言左

上示勸戒○勸戒所在其義務詳
自舊史至盡舉申上不必改此則經所有傳所無者此段舉全傳大意言之
自非聖至故也勸戒所不在故從畧○此段就作傳一部體裁言之
身爲國史指左丘明
自躬覽至要終一傳之始終
尋其枝葉謂傳之文
自究其至所窮謂經之義類
自優而至求之涵

氏躬親觀覽魯史所載之籍必廣記而備言之所見既博故春秋所不書之事亦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言左氏爲文辭不迫切其旨遠而其意旨却甚深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左氏之意欲使學者推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終○令平聲要平聲尋其枝葉先就其文辭之枝葉而搜尋之究其所窮却因枝葉而究極根本之所窮優而柔之言左氏富博其文以寬舒學者之心使自求之使學者自求索其高意饜而飫之又精華其大義以飽足學者之好○飫于顧反使自趨之使學者自奔趨其深致○趨去聲若江海之浸譬如江海以水深之故而所浸者遠膏澤之潤如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通洽也渙然冰釋故學者之心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理順怡然喜悦而衆理皆順然後爲得也然後學者真有所得也其發凡以言例自此以下至一經之通体此一節說舊發

泳工夫於傳中求經本意下數句義全
自饜而至趨之體味工夫
自若江至之潤精熟之候
自渙然至得也因傳之文而得經之義數句不獨讀左傳凡讀書之法已盡于此是此君自道其得力也
自其發至言例春秋所書皆依周公之舊例左傳則據例以務明經旨其言凡處皆是例見于序文後總例之數

例也左傳之中發凡言例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皆經國之常制言此凡例非是左氏以意作傳而說仲尼之經蓋是經理國家之常制也周公之垂法以其皆經國之常制故知其爲周公之垂法也史書之舊章言周公之垂法載于史書舊章者本如此非仲尼作經方制此禮也仲尼從而修之仲尼作經不過因周公垂法史書舊章從而修明之平以成一經之通體脩而明之故春秋一經之通体由此而成也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自此以下至曲而暢之也此一節說新意也此言左氏作傳於經之顯明者微而顯之於經之幽隱者闡而明之所以裁制而成義理之類者○闡昌善反皆據舊例而發義皆是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行事以正褒貶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褒貶○褒保刀反貶彼檢反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承上文發義而言有此七類也左氏

自皆經至通體。如朝聘會葬逆女之類，皆是常例。

自其微至闡幽。顯者微之，幽者闡之。

裁成義類。裁謂筆削。

自皆據至發義。如下所云五例。

自指行至之類。舊注其七類，但上稱字亦是一類，應爲入類，但類亦不止此。○稱不稱：未同盟則不稱名，已同盟則稱名；師多將賤則稱師不稱將，師少將尊則稱將不稱師之類。書不書：如城中丘書不

作傳有稱書者，有稱不書者，有稱先書者，有稱故書者，有稱不言者，有稱不稱者，有稱書曰者。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言此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是舊例，七者是新發明經中之大義也。謂之變例。以發凡是正例，故知此七者爲變例也。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又有舊史元來不書，正合仲尼之意，遂卽以爲義，不復增改者。此蓋春秋新意。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謂仲尼刪改舊史以成變例，與夫舊史不書不復增改者，此二條蓋是春秋新意也。故傳不言凡。言左氏于春秋新意，皆逐事發傳，不以凡字起例也。曲而暢之也。言左氏逐事發傳者，所以委曲而通暢其意也。○暢丑亮反。其經無義例。自此以下至非例也，此一節說經無義例也。蓋國有大事，史必書之，非必皆有褒貶之義例也。因行事而言。謂此等皆因其行事而書之，無得失之可議者。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則左氏於此事但言其指歸趣向而已。○趣娶。非例也。非褒貶之例也。故

時。邾子克未王命，不書爵，只曰邾儀父之類。先書：如隱二年宋督實先殺大夫孔父，後弒君，經則先書弒君，後弒大夫孔父之類，以其先有無君之心也。故書：如僖公五年晉滅虞，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其貪也。不言：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類。

自皆所至新舊。從舊例中起出新例。

自發大至變例。有義有例。

自然亦至不書。如隱元年不書卽位，傳曰攝也，以見隱

發傳之體有三。言左氏作傳有三体：發凡正例一也，新意變例二也，歸趣非例三也。而爲例之情有五。言經有此五情，故傳爲經發例，亦以此五者也。五條詳見下文。一曰微而顯。此五曰五句見成公十四年傳。微而顯者，謂辭微而義明顯也。文見於此，辭之所以微也。而起義在彼，義之所以顯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引三事以證微而顯之說。成公十四年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盖叔孫是族氏，僑如是名，方其奉君命而逆女，則君命爲尊，故稱叔孫；及其與夫人俱還，則夫人爲尊，故舍其族而但稱其名，此起義在彼也。僖公十九年經書梁亡，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此文見于此也。傳釋之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又曰：不書其人，有闕也。盖秦人滅梁而但書梁亡，所以見取之者無罪；齊率諸侯城緣陵而但書諸侯，所以見諸侯之有闕，亦起義在彼也。○舍音捨。二曰志而晦。志記

之讓國。
自卽以至言乚有義無例。
自曲而至之也謂暢發當月之情事。
自其經至例也此段就作傳引例釋經一部大意言下截詳之歸趣猶言大意無褒貶之義例如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傳曰始通也隱二年戎與盟於唐傳曰復脩戎好之類。
自故發至有三發乃正例一也變例二也新意不言凡三也
自而爲至而顯微

也晦隱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隱也約言示制約言記事以示法制所謂志也推以知例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所謂晦也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引此事以證志而晦之說隱公二年經曰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傳例曰時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盖唐地名也二人共會則相讓而莫肯爲主會事不成故書至自某地也三國以上共會則一人爲主會事已成故書至自會而不書其地故曰參會不地也宣公七年經曰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盖彼我共謀征伐則以相連及爲文而書曰及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爲文而書曰會故曰與謀曰及也凡此二者皆約于一字以示法制因此推尋可知其例所謂志而晦者也○參七南反與音預三曰婉而成章婉曲其辭以成篇章曲從義訓屈曲回互從其義訓所謂婉也以示大順以示其道之大順所謂成章也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引諸諱避及許田事以證婉而成章之說春秋以諱國惡爲禮多有諱避而不直述其事者故言諸以總之也如桓公元年經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傳釋之曰爲周公祊故也盖許田是魯國朝宿之邑因創周公别廟焉祊田是鄭國湯沐之邑二者皆天子所賜也鄭伯因地勢之便欲而相易而代魯祀周公而祊田之薄不足當許故加璧以易之然魯不宜所鄭祀周公又不宜擅易祊田春秋諱之但書璧假許田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此皆委曲以示大順所謂婉而成章也○辟音避四曰盡而不汙直盡其言無所汙曲○汙音紆直書其事所謂盡也具文見意具爲其文以見譏意所謂不汙也○見意現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引三事以證盡而不汙之說莊公二十三年經書丹桓宮楹二十四年經書刻桓宮桷傳曰皆非禮也桓公十五年經書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莊公三十一年經書齊侯來獻戎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九此三者皆直書其事具爲其文以見其譏誚之意所謂盡而不汙也○楹音盈桷音角五曰

謂經之意極微傳有以顯之
自文見至在彼此是言外之意要從言中以尋其義故曰春秋多微詞如晉文踐土之盟上書盟下書天王狩于河陽若天王自狩者然盖晉文本是以臣召君不可爲訓是文書狩義在尊天子也
自稱族至君命成公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重在君命故稱叔孫是稱族也
自舍族至夫人九月僑如以夫人歸

重在夫人故不稱叔孫只稱僑如是舎族也梁亡僖公十九年梁亡傳曰不書其人自取之也梁本爲秦滅今不書滅梁之人因梁伯好土功詭言寇至致民驚潰自爲秦擒故不罪秦仍罪在梁自城緣至是也僖公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本爲遷杞傳曰不書其人有缺也闕謂器用不具城地不固爲患不終罪諸侯也○經之義重在夫人故

懲惡而勸善（惡者貶之示其懲也善者褒之示其勸也○懲直升反）求名而亡（爲惡者欲求得名而名反亡没）欲蓋而章（爲惡者欲掩蓋其名而名反章露）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引四事以證懲惡勸善之說昭公二十年經書盜殺衛侯之兄縶襄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公五年經書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經書邾黑肱以濫來奔蓋春秋之例非命卿不書其名齊豹衛國之卿也忿衛侯之兄而殺之欲求不畏強禦之名耳而春秋抑之但書曰盜則是求名而亡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非命卿不當書名其以邑來奔求食而已不期名之着于春秋也而春秋故書其名所謂欲蓋而彰也此二者皆懲惡之事懲惡所以勸善也）推此五體（推而廣之也前言情有五此言五體者情言其意体言其狀其實一也）以尋經傳（推廣五者之体以尋求仲尼作經及左氏作傳之意）觸類而長之（以類觸類而增長之○長丁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此附于

出而稱族入而舎族尊在夫人則輕在卿矣春秋于亡國未有不矜之今曰梁亡義重在梁伯乎曰不能恤民見自取之罪春秋于扶危未有不善之今曰城緣陵本是桓公率諸侯以城之今不曰桓公而曰諸侯事無專貞雖城猶未城也義仍重在責桓公所云文見于此起義在彼但此類極多

自二日至知例志記也晦隱也晦者如隱公被弑不曰

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蓋春秋始隱公元年終于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也）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觀其褒善貶惡之意則王道之正法人倫之紀綱備見於此矣）或曰（杜預假設或人來相問難）春秋以錯文見義（或人謂春秋錯雜文辭以見意義文之異者義亦異焉○見音現）若如所論（○今汝杜預所論乃謂仲尼因魯史舊文文害者刊而正之不害者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如此則春秋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意義者也）先儒所傳（○據先儒傳說則謂苟有異文莫不著其義者○傳平聲）皆不其然（○皆不如汝杜預所論何也）答曰（杜預答或人之問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春秋雖是以一字褒人以一字貶人）然皆須數句以成言（然而一字不可單書須有用數句而方成言語文章者）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八卦各三爻錯綜重之而六爻則成六十四卦然卦之爻也一爻變則成爲一

弑只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齊明是懼罪出奔不書奔而書孫昭公實爲季氏所逐亦是書孫之類皆是爲國諱惡約言謂一字制法制所謂志也必推尋其事始知其義例所在所謂晦也

參會不地參會凡必三人以上則皆爲參會參會必有一人爲之主出則書公會某某于某地入則不云至自某地只云至自會會事已成也成必告廟若二人會則

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故不**固當依傳**可錯綜經文而成義理也○綜宗宋反**以爲斷**故事同文異者左氏不爲發傳盖央知仲尼必無異義也所以當依傳而斷經也○斷丁亂反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春秋三傳各有師承自古及今論左氏春秋之學者其人亦多**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杜預晉時人當時所見遺文尚存十數家但不知杜預所指定是何人也**大體轉相祖述**○言此十數家之說大抵更相祖述謂祖前人以爲始而述循之也**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事同文異本無他義而強爲之說理不可通所以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也**退不守丘明之傳**已無定見隨人遷就故退不能守左傳之說也**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雖學左傳而于其文義有不通曉處**皆沒而不說**○既不通曉則皆泯沒而不着其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膚淺也公羊氏穀梁氏皆有春秋傳其說與左氏不合今言左氏者不能研究其旨乃反引公羊穀梁淺近之說**適足自亂**○以二傳而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

交讓莫敢當主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此非參會也故書地會事未成也凡會以主其事者爲尊齊主盟必先齊晉主盟必先晉也

自與謀至是也與謀曰及者如及宋人盟于宿及戎盟於唐彼此俱欲和好故以相及爲文

三曰至成章婉謂不直指破其事成章謂文理成就不覺其事之非也

自曲從至大順義訓大順謂訓釋字義其事極順

預今所以爲異○杜預自稱其名謂我今所以異于他人者**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專修左氏之傳以釋仲尼之經**經之條貫**條加木之有條貫如繩之有貫**必出於傳**○以左傳與經同條共貫也**傳之義例**傳之發義皆有正例**總歸諸凡**○以左傳發凡言例也**推變例以正褒貶**○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可推之以正褒貶也**簡二傳而去異端**○若左氏不解則就二傳而簡用其合義者黜去其異端者○去上聲**蓋丘明之志也**○以此立說非我臆見蓋是左氏之本意也**其有疑錯**○然去古既遠文字當有錯誤而可疑者**則備論而闕之**○則備論其可疑之處而闕其所不知**以俟後賢**○以待後世賢者或能足成其說也**然劉子駿創通大義**○劉向之子名歆字子駿漢武帝置五經博士獨左氏不列學官劉歆治左氏始引傳文解經故曰創通大義○駿音俊

自諸所至是也壁假許田桓公元年事許田近許之田成王欲遷東都賜爲周公朝宿之邑後世因爲周公立廟與鄭近祊田近泰山周宣王以與母弟爲助祭泰山湯沐邑與魯近鄭欲易之使魯祀泰山已代祀周公變易王命皆非禮也今但言假若有後歸之意是爲國諱惡

自四日至不汙汙曲也

自直書至刻桷莊二十四年脩桓公廟傳書爲非禮也

天王求車桓十五年事傳天子不外求財

自齊侯至是也莊三十一年獻者下奉上之詞諸侯不相遺俘傳以爲非禮

自五日至而亾欲求美名而反亾欲蓋而章欲蓋惡名而反彰

書齊豹盜昭公二十年盜殺衞侯之兄縶不書齊豹而書盜豹本欲求不畏疆禦之名不意反書爲盜春秋之例非命卿不書名

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後漢賈逵字景伯父徽字元伯受業于劉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亦治左氏春秋二人皆先儒之美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其後又有潁子嚴名容比之劉賈許之徒學識雖復淺近亦復名家然亦注述春秋名爲一家之學○復扶又反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杜預以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舉其議論之違異不同者而參攷之以見同異四家參考則議論之同異可見○見音現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左傳本自爲一書杜預以經傳異處不便觀覽乃逐年分析經文各以其傳附于本年之下比其義類凡經之義與傳之義各從其類以相比附○比毗至反各隨而解之既解經文又解傳文名曰經傳集解謂聚集經傳而解之故以經傳集解爲名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諸例謂不在凡例之內者地名謂土地稱號譜第謂世族圖譜歷數謂六十甲子此四者別集爲一書凡四十部十五卷共四十部分而爲十五卷皆顯其異同義例有異同者皆表顯而出之從而釋之又解釋其所以異同之類名曰釋例以其別集諸例故以釋例爲名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將使學者觀我所以類聚之意異同之說察其同異之說釋例詳之也釋例具載已詳學者觀此則易曉也或曰杜預又假設或人之問春秋之作此問孔子作春秋之早晚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左氏穀梁二傳皆不曾有明文惟孔舒元公羊傳本云麟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也說者以爲仲尼自衞反魯自衞反魯在哀公十一年修春秋說左氏者謂孔子自衞反魯便修春秋三年文成而致麟立素王此又問素王素臣之說素空也謂無位而王也麟爲王者至今爲孔子而至故知孔子爲素王也○王音旺下王魯同丘明爲素臣孔子修春秋爲素王故丘明傳春秋爲素臣也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

豹寔衛卿。反不得書名。是求名而亡也。

自三叛至是也。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三十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三人非卿。例不當書名。今春秋悉書其名。欲蓋而章也。

自推此至備矣。此段就傳中引例釋經。暢發其意。前畧此詳。自左丘明至此。分作三截寫。○文之義類多。一直寫去。便苦繁重。得

王魯。此又問王魯之說。何休注公羊傳。于隱公元年曰。唯王者然后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此即黜周王魯之說也。危行言孫。危險其行。謂黜周而王魯。孫順其言。即下文所謂微其文隱其義者也。行去聲。孫去聲。以辟當時之害。謂所以言孫者。恐危言以得罪當時。而爲已之害也。○辟音避。故微其文。故其爲文。微而不着。隱其義。其義隱而不顯。此所以避當時之害也。公羊經止獲麟。此又問春秋之所止。公羊春秋傳至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止。而左氏經終孔丘卒。左氏春秋傳獲麟之後。更有經文。至書孔丘卒乃止。敢問所安。言已上四條說皆未安。故請問之。答曰。杜預答或人之問曰。異乎余所聞。謂我之所聞則異於是。仲尼曰。引孔子之言以證之。文王既沒。孔子言文王既死之後。文不在茲乎。文者道之英華。所以經天緯地者也。孔子言已得文王之道也。此制作之本意也。杜預言孔子制作春秋。正以文王之道自任也。歎曰。孔子又嘗

法在分截。有詳有畧。有虛有實。則層次明。義類亦盡矣。

自或曰至見義文。字也。謂彼此參錯其字以見義。不以例拘。

若如所論。指三體五例。

自則經至文異。如伐國之事。或書侵書伐書入。皆歸之於例。別無義類可求。

自而無至其然。先儒謂文異處必有義。按經書春正月。不書王。杜以爲省文。林以爲時王不頒曆。故不書王。即

歎而言曰。鳳鳥不至。太皞時鳳鳥至。故以鳥名官。孔子言今世亂。鳳鳥不復至矣。河不出圖。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今世亂。河不復出圖矣。吾已矣夫。孔子言世亂無明王。吾道其不行已乎。○夫音扶。蓋傷時王之政也。杜預言孔子傷時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麟鳳五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并白虎而爲五。王者之嘉瑞也。言此五靈乃王者加美之瑞物也。今麟出非其時。今麟出於衰亂之世。虛其應。上無明王。則是虛其應也。而失其歸。爲人所獲。則是失其歸也。此聖人所以爲感也。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爲獲麟所感。所以作春秋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孔子作春秋至西狩獲麟。遂絕筆焉。所感而起。孔子感麟乃作春秋。固所非是文成而致麟也。以爲終也。既曰感麟而起。所以終于獲麟之一句也。此以上答春秋止于獲麟之說。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或人又問春秋終于獲麟。何爲而始於魯隱公。答曰

兩家所見亦有異處。故傳春秋以事同文異、必有其義。自答曰至四也。經皆須數句以成言者、凡經書成、未有不善之也。若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乱、宋有弑君之罪、諸侯不能討、反得賂而爲之定其位、書成、又以示譏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妃于紀、不書王使、書遂、惡其專也。若僖公四年公會齊侯諸國侵蔡、蔡潰、遂伐楚、遂字又是巻桓公下文次

杜預又答 周平王東周之始王。周自犬戎之亂、平王遷居東都洛邑、故曰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也。隱公長子、而遜國於其弟、故曰賢君。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其時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魯爵爲侯、其地則廣、是其位爲列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周公子伯禽始封于魯、承周公之後者、是其福祚之遺嗣也。○祚才故反、胤以刃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設使平王能撫養下民、以求上天久長之命、紹開中興。又能紹先王之烈、而開中興之功。○中去聲。隱公能弘宣祖業、設使隱公能大宣乃祖周公之業、光啓王室。又能光啓周之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君臣同心如此、則雖遷東周、而西周之美政尚可尋。文武之迹不隊。雖非文武、而文武之治迹不至廢墜也。○隊音墜。是故因其歷數。平王隱公可爲而不爲、故孔子不得已而作春秋也。其始則因其年月之歷數、附其

于召陵、別處救人伐國書次、多譏其緩、此則美桓能綏楚以德、以不速進爲義、是皆當合數句以成言。自固當至爲斷一篇主意。自古今至祖述漢儒傳經、各有師承、流于分門別戶。自進不至其變。於經文雖於彼此參錯、以伸所見、義所可通則詳、義所不可通則不詳、故不能盡變。自退不至之傳、不依其義例以解經也。

行事。繼乃附君臣之行事于年月之下。采周之舊、采周公之舊典禮經。以會成王義、以會合成就一王之大義。垂法將來。雖事之已往不可復追、由其垂於將來、以爲萬世王者之法也。所書之王、謂元年春下書王字。即平王也。此王字正指周平王也。所用之歷、王下書正月字。即周正也。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此正月即建子月也。所稱之公、謂經始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即魯隱也。此公字即指魯隱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書王正月、則非黜周也。於魯書公、則非是王魯也。子曰、又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如有用我者、孔子言今世如有用我之道者。吾其爲東周乎。我將興周道於東方也。此其義也。杜預言春秋之義、正欲興周、何嘗黜周也。此以上答黜周王魯之說。若夫制作之文、此答微其文隱其義之說。○夫音扶。所以彰往考來。言孔子制作春秋之文、所以彰明已往、考校方來。情見乎辭。聖人憂世之情、發見

自於丘至不說是
以巳見參錯釋經
之意合之于傳有
所不通又自諱其
失
自而更至自亂不
據左傳義例反引
二傳支離其說
預今所以為異異
于諸家
自專修至凡數
句是一篇抱要
自推變至褒貶書
不書之類
簡揀擇也
自二傳至異端虧
引二傳及自立異
說者
蓋丘明之志也自
明釋傳宗旨

乎文辭之間○見音現言高則旨遠言既高則旨意自然深遠辭約則義微措辭既約則義理自然精微此理之常此乃聖人制作之常理非隱之也非聖人故意隱其文義也聖人包周身之防聖人防患必周自知無患於身方始作之○防伏放反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設使既作春秋之後方且隱諱以避當時之患○復扶又反辟音避非所聞也則是聖人素無包身之防矣所以異乎吾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此答素王素臣之說孔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為家臣以治喪孔子以為欺天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蓋孔子已告老不當有家臣而子路欲使門人為臣是欺天也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今諸儒乃謂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也又非通論也則是誣孔子以欺天之罪非達理之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先儒又謂孔子自衛反魯便作春秋凡三年而獲麟文成致麟謂春秋之文已

自其有至後賢獻
寶獻俘之類
自然劉至同異違
謂與己異者同則
仍其解
自分經至相附前
此經自經傳自傳
至杜始合
自此其至譜第各
公之年譜次第
歷數周之紀年
自相與至十部部
類也
自十五至異同指
上地名等
自從而至所聚各
歸門類
自異同至或曰以
下另起議定春秋
作於何年止于何

成乃致麟出之端既已妖妄其實獲麟前未嘗作春秋乃謂文成致麟是其說之妖且妄也又引經以至仲尼卒先儒又謂獲麟之後孔子猶制作不止至書孔丘卒以前皆是所修之經亦又近誣此說又近於誣妄也據公羊經止獲麟引二傳以證誣說謂公羊所傳春秋之經至西狩獲麟而止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哀公十四年書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在西狩獲麟之後若獲麟之後猶是孔子所修之經則小邾射當與其黑肱牟夷同列而為四叛人矣今左氏稱三叛人而小邾射不在其數則引經以至孔丘卒者其誣甚矣○射音亦故余以為感麟而作故杜預以為孔子曰獲麟有感始作春秋作起獲麟春秋之作曰獲麟而起則文止於所起故亦至獲麟之一句而絕筆也為得其實杜預自謂此說比之諸儒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此又貶駁公羊之說稱吾道窮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亦無取

焉。杜預以爲聖人樂天知命豈復下霑袍之泣悲吾道之窮乎故不取其説也

年。〈自春秋至所聞〉此句櫽括上文。以下分截以破或人之説。〈自仲尼至意也〉盧破他素王素臣等句。〈自數曰至終也〉正答經止獲麟。因獲麟而作春秋。故經止此句。〈自曰然至隱公〉黜周王魯另發。〈自答曰至君也〉因平王東遷故疑其黜周因始于魯隱公元年故疑其王魯。〈自考乎至歷數〉所謂始于平王。〈自附其至王義〉王者之義即周之舊典〈自埀法至正也〉何嘗黜周。〈自所稱至隱也〉何嘗王魯。〈自安在至義也〉此段正破他黜周王魯之説。〈自若夫至之也〉非是故微其詞而隱其義。〈自聖人至之防〉此就平日言。〈自既作至聞也〉此段正破他危行言孫數句。〈自子路至論也〉破他素王素臣。〈自先儒至尼卒〉獲麟以下是丘明所續。〈自亦又至之數〉見昭公三十年。引來作一確証。〈自故余至其實〉再斷一句。

○按一篇序文嚢括一部左傳。今人讀書不讀序。便汗漫無歸。如滿屋散錢。尋不得一條索子也。究竟索子既無。連散錢亦收拾不上。所以開卷捲卷子無所得。○序之大意只據傳之例以解經傳之例。即周之舊典。漢儒自出臆説與傳相戾。便是異端。篇中從三體發出五例。傳之功臣即經之功臣也。末則又發難端以正邪説。尤爲有功世敎。

春秋左氏傳序　終

左傳評林。

本朝未及刊布。實爲藝林欠事。故予挿架善本不敢自秘。用而授之剞劂。公於同好。以棟氏自謂較昔所輯史漢。董苦心予元。繼於是乎不揆昧懵纂脩先儒微言論述之散見于羣籍者以繼以棟氏蠲於百有餘年後然證據不晰。最爲闕濫。因各評之首詳録某書某人。間亦竊附管窺者。按字上下另加〈　〉。不敢掠古人之美以要譽也。博雅君子。敎督其不逮。更既規言爲幸矣。林堯叟直解七十卷。大要斟酌於杜氏之意。益其所未逮。補其

所未備章々句々反覆丁寧甚便初學考索焉唯恨明清貢本不多見矣故坊間舊剞字畫舛漏不可勝指近日購得鍾人傑校本暨申瑤泉增補合注魏氷叔林注批點等無讐訂定遂歸至正而止庶無復弊耳

杜預序善舒筆削大意而經傳之全體亦自可類推矣故講此書者必先宜研覈焉孔疏林解雖具美然亦在乾隆中方廷珪文選集成載此序不無所裁明不忍捨之因附之上層使覽者無遺憾矣

元繼識 [seal]

左傳評林

明 吳興凌稚隆以棟父 原本
日本播州奥田元繼志季父 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一

魯隱公一

梅谿 林堯叟唐翁

公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伯禽始受封傳世一十三而至隱公攝主國事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盡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依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春秋魯隱公三年平王崩桓王立

鄭 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傳世武公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二十二年克段于鄢入春秋

齊 姜姓侯爵自大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宋 子姓公爵周武王定殷邦封微子啓于宋以奉殷祀傳世十四至穆公八年入春秋魯隱公三年穆公卒姪殤公與夷立

晉 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昭侯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爲二以翼曲沃別之

翼 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隱公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王命虢公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爲哀侯隱公六年晉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謂之鄂侯

曲沃 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蓋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曆矣隱公七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

衛 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吁殺桓公晉立冬殺州吁宣公晉立

蔡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公八年宣公卒子桓侯封人立

曹 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

滕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

陳 嬀姓侯爵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杞 姒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至武公十一年入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蓋爲時王所黜其後又稱子

薛 任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其後至昭公三十一年見葬薛獻公

莒 己姓子爵至魯文公十八年見庶其

邾 曹姓附庸國自儀父入春秋後爲子至魯莊公十六年書邾子克卒

許 姜姓大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註莊公及許叔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即僖公四年許男新臣卒葬許穆公也

小邾 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郳黎來來朝蓋附庸而未爵命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王命爲諸侯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

楚 芈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爲蚡冒又一世熊通是爲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

秦 嬴姓伯爵顓帝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秦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爲諸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爲隱公元年又六世至穆公任好穆公立四年迎婦于晉是爲穆姬其歲齊桓公伐楚至召陵

吳 姬姓子爵自大伯祚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

越 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昭公五年偕楚伐吳始見於春秋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槜李

【傳】孫鑛自此起至攝也總是釋不書即位之義文氣甚貫宜附元年經後不宜止據傳元年字截置經前
凌稚隆左氏先發此傳爲經元年不

傳 ○附録 惠公元妃孟子（元大也嘉耦曰妃嫡夫人也子宋姓）孟子卒（不稱薨不成喪也先惠公死不得從夫謚）繼室以聲子（聲謚也孟子之娣也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生隱公（聲子所生）宋武公生仲子（宋武公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仲子始生蓋手理自然成文字如魯季友有文在其

書公即位起本杜預所謂先經以始事也

趙汸傳於基公子皆詳其母貴賤與君父寵愛之私以見禍亂所由起

邵寶聲子娣也故疑于妾而不知禮之有攝也仲子娶也故疑于嫡而不知禮之無再娶也此說者所以紛之也

王元美仲子生而有爲魯夫人之文與後季友之生同人祿命大較前定如此天固不必一一顯其異也

手曰友唐叔有文在其手曰虞之類曰爲魯夫人蓋仲子手有四字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曰歸蓋嫁于魯也生桓公仲子所生而惠公薨生桓公而後惠公薨非以桓生之年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之子當立以仲子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立桓爲嫡大子爲桓尚少是以攝位帥國人奉之

經　元年己未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孔子因魯史作春秋故以魯紀年而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於天下也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其曰元年春王正月者謂之體元居正告朔朝正其義皆通無事而書春王正月者無事必書首時者謹始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魯地邾儀父附庸之君未王命也此私盟之始○父音甫○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鄢鄭地傳例得雋曰克書克段見段之強大雋傑也段不弟故不言弟○鄢偃○秋七月天王平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

按惠公既薨然未詳隱桓二公孰爲惠公之嗣

顏鯨據禮諸侯不再娶亦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即仲子有文安得爲夫人母非夫人則桓安得爲嫡子隱公何爲立而奉之

隱經元年

王元美或問春王正月夏時冠之歟曰否此正朔天下之首政也春秋以正亂也而身亂之其何以訓

宋熹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夫婦

之賵宰官咺名賵助喪之物來者自外而至歸者不反之辭時惠公已葬仲子未薨因賵惠公而併賵仲子也皆非禮也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咺音烜賵芳鳳反○九月及宋人盟于宿魯宋宿三國共爲盟參盟之端見矣○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寰內諸侯爲王卿士者私來魯也此私交之始○祭齋去○公子益師卒魯大夫

傳　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正月以見建子且別夏殷也不書即位不書公即位攝也隱公將讓國於桓故假攝君事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及者内爲主也○父音甫下同邾子克也邾子名克字儀父也未王命王未命爲諸侯故不書爵未有爵可書曰儀父書曰儀父貴之也名不如字今書字以知其貴之也至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得王命矣公攝位隱公假攝君位而欲求好於邾欲我欲之以知隱公欲求好於邾○好去聲故爲蔑之盟解魯邾盟蔑之

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日知録〉尚書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別於當時楚呉徐越僭王

〈王克〉左氏以仲子爲妹死或以二年下夫人子氏薨以子氏爲仲子因以爲此時仲子尚在耳天下有人未死而先歸賵者乎恐不然矣

〈日知録〉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僖

故○附録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郎魯邑費伯魯大夫○費音祕不書不書于經非公命也君舉必書今不書城郎以知其非君命故也○初鄭武公娶于申小國曰武姜姜申姓武姜從夫謚生莊公武姜長子及共叔段武姜次子段後奔共故曰共叔○共音恭下同莊公寤生杜氏謂寤寐而莊公已生非也如此當言何得復驚而惡之史記云寤生生之難是也此當爲難生故武姜因而後寤驚姜氏武姜因寤而驚故名曰寤生以其事名莊公遂惡之武姜惡其長子○惡烏去愛共叔段惡長子故愛次子欲立之欲立段爲太子亟請於武公亟數也武姜數請於武公使立段○亟欺冀反公弗許武公不從姜請立段及莊公即位武公既卒莊公即位爲君爲之請制制鄭邑武姜爲段請于莊公欲以制邑封段○爲去聲公曰莊公答武姜制制邑在鄭巖邑也巖險之邑也虢叔死焉虢叔東虢之君言虢叔昔

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魯両仲子一孝公妾一惠公妾也

也

〈程頤〉盟于宿魯志也

〈孫復〉祭伯天子卿不稱使者非天子命祭伯私來也故曰祭伯來以惡之也

〈同上〉益師孝公子內大夫也內大夫生死皆曰公子公孫與氏不以大夫目之者惡世祿也

〈傳元年〉

〈按〉公以攝政之故不敢修卽位之禮其意專在謙讓非

居此地恃其巖險而不修德爲鄭所滅而死○虢胘入他邑唯命言制不可封段若欲他邑則唯武姜之命是聽請京京鄭邑武姜又爲段請封於京使居之莊公從武姜之請封段使居於京謂之京城大叔號段爲京城大叔以示寵異○大音泰大叔同祭仲曰祭仲鄭大夫諫莊公都城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過百雉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高一丈百雉長三百丈過百雉言城之周圍過三百丈之數國之害也言都城過大將爲國家之患害也先王之制總言先王建立都城之法制大都大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不過參國之一參分其國城一分之大小中中邑五之一五分其國城一分之大小小九之一九分其國城一分之大小今京不度今京城大廣不合先王都城三等之法度非制也非先王都城之制也君將不堪此言尾大不掉莊公將不堪叔段據有大都之害公曰莊公答祭仲姜氏欲之言武姜欲

若莊閔僖母出國亂故不容卽位之比故杜注曰見異于常

李卓吾桓乃隱庶弟國乃隱之宜有君爲以攝爲名而讓之宜其起桓之覬覦而鍾巫之自及也已

趙汸此見春秋之初諸侯猶稟王之命

湯睡菴公攝位之初必行事有不厭衆望者故有此盟不然豈憚一附庸而汲汲求好哉

附見夏四月費魯

大封叔段焉辟害（言安所逃避其禍害○焉音煙辟音避）對曰（祭仲答莊公）姜氏（武姜）何厭之有（言武姜何厭足之有○厭平聲）不如早爲之所（不如早爲區處使得其所）無使滋蔓（無使叔段之惡如草之滋長蔓延○蔓音萬）蔓（蔓延及至）難圖也（難爲圖謀）蔓草猶不可除（草之蔓延尚不可芟除）況君之寵弟乎（何況叔段爲莊公寵愛之弟可得而治乎）公曰（答祭仲）多行不義（不忠於君不義也言段據有太邑必多行不義之事）必自斃（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不義既多必自斃）子姑待之（子謂祭仲言仲且少待之）既（既卒事也）而大叔（大叔卽段）命西鄙北鄙（鄙鄭邊邑命西北兩邊之邑）貳於己（貳兩屬也令屬鄭之邑兩屬於己）公子呂曰（鄭大夫）國不堪貳（言國家不可使人有攜貳兩屬之心）君將若之何（言莊公將何以處叔段）欲與大叔（若欲以鄭國傳與叔段）臣請事之（我請服事大叔無生其怨）

大夫費庈父食邑與季氏費邑別

呂祖謙人知費爲季氏私邑不大必折爲公室憂然在隱公時已自無命城郎矣履霜堅氷豈一朝夕故耶

名文類纂鄭莊公名寤生其母姜氏生公時死而復甦若人之寐而復寤故以爲名

熊願寤生生而瞑目如死人曰寤者要其終也医方小兒有寤生者急取書翻閲呼父名卽蘇莊公寤生姜氏不知以爲怪故驚

若弗與（若不與叔段）則請除之（則請除去大叔無長其惡）無生民心（無生鄭國攜貳之心蓋異者可同離者可合生者不死不死則日長日大甚可畏也）公曰（答公子呂）無庸（言無用除之）將自及（段將自及於禍）大叔又收貳（段又收鄭西鄙北鄙兩屬之邑）以爲己邑（以爲段之私邑）至于廩延（廩延鄭邑段收鄭邑以廩延爲界）子封曰（卽公子呂）可矣（可正叔段之罪矣）厚將得衆（言段土地豐厚將得衆民之心）公曰（答公子呂）不義不暱（言不義之人不爲衆所親暱○暱音昵）厚將崩（厚而無基將如牆屋自然崩壞）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繕治其甲冑與兵器）具卒乘（具備其步卒與車乘○卒尊入乘去下同）將襲鄭（無鐘鼓曰襲將掩鄭國之不備）夫人將啓之（夫人卽武姜將開段而道之）公聞其期（莊公聞段密謀襲鄭之期日）曰可矣（莊公曰可以有辭討段矣）命子封（卽公子呂）帥車二百乘（古者兵車

若以杜注則當云寤而生莊公矣孫應鰲此章始序莊公段共生而姜惡莊公愛段繼序祭仲呂封之諫而莊皆不聽蓋以必除爲心故養成其惡其曰姜氏欲之豈人子之言也曰不暱不義豈人兄之言也不有頴封人之見則天常幾絕矣

鍾伯敬愛惡二字遂基無窮之禍婦人之性可畏哉古今以父母偏愛而啓兄弟之釁者多矣

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百乘蓋甲士六百人步卒一萬四千四百人以伐京以伐段於京邑京叛大叔段京城之人叛渙不助叔段段入于鄢鄢鄭邑段既爲京人所叛乃走入于鄭之鄢邑○鄢音偃下同公伐諸鄢莊公伐段于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大叔棄鄢出奔共國書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經文段不弟不盡爲弟之道故不言弟經不言鄭伯之弟段如二君言段彊大儁傑與鄭如二君然觀諸叔于田等詩段之彊大可知故曰克得儁曰克稱鄭伯直書鄭伯克段不爲之諱譏失教也譏刺鄭莊公失教訓子弟之道至於用兵母子兄弟自相殘賊謂之鄭志謂鄭莊之志在於殺弟不言出奔不書段出奔共難之也難言其奔○難去聲遂寘姜氏于城潁城潁鄭地遂繼事也克段繼事寘武姜于別邑以絕之也○寘音志而誓之臨別又與武姜爲誓曰不及黃泉地中之泉曰黃泉無相見也

經世鈔地險則難制故不許然措語純是親愛正德中梁公備草秦王請地詔妙用類此授且大叔以亢其名窮獎其驕是似慰母心實養其惡魏禮過百雉雉飛三丈而臨

穆文熙莊公之遇叔段其人倫之不幸乎方其母命請制一違已甚況敢復違京乎心知其不可而重違母命故欲俟其既發而後圖之茲其心豈得已乎呂氏乃謂故授段以巨邑釀

言生無復與母相見至死後方相見於地下既既誓卒事而悔之悔其誓言之失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潁谷即城潁之谷時潁考叔爲潁谷典封疆之人封人小吏也聞之聞公之悔有獻於公獻者卑奉尊之辭或以計謀或以時物獻於莊公皆曰獻公賜之食莊公賜考叔以飲食食舍肉考叔食公所賜之食而舍置其肉味○舍音捨公問之莊公問考叔舍肉之故對曰考叔答小人有母小人考叔自稱言有母在皆嘗小人之食矣言母所食偏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未曾得食國君之羹宋華元殺羊爲羹饗士蓋古者賜賤官之常食請以遺之請留所賜以遺母氏○遺去聲下同公曰答考叔爾有母遺言考叔有母可以遺食繄我獨無繄發語辭我獨無母可遺○繄音衣潁考叔曰答公敢問何謂也敢不敢也卑辭問公據莊公母武姜尚在故疑而問公語之故莊公告考叔以寘姜誓姜之故且告之悔且告考叔

成其惡以殺之以重罪莊公果爾則周公之誅管蔡乃亦其釀成而石碏殺子厚當罪其失教也況不義如段即不封之京亦當有變余獨謂之不幸矣

張習孔姜氏公母也斥言之無人子禮矣而祭仲亦敢於公前氏斥其母畧無禁忌

經世鈔此時諒無稱母姜氏之理意是左氏口語耳如陳桓公有寵於王生而稱謚古人不拘如此

以今悔之無及已對曰答莊公君何患焉言莊公何憂於黃泉之誓若闕地及泉闕掘也若掘地及泉水之處即是黃泉○闕音掘隧而相見隧地中道也爲地中隧道與姜相見○隧音遂下同其誰曰不然誰敢以此說爲不然也公從之莊公從考叔之言作隧道與姜相見公入莊公入隧道以迎武姜而賦大隧之中賦詩也大隧之中想當時所賦之詩今無存不可復考其樂也融融融融和樂相得之貌○樂音洛下並同姜出武姜偕莊公出自隧道而賦大隧之外想亦當時武姜所賦之詩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相得之貌○洩音曳遂爲母子如初武姜莊公遂爲母子恩愛如初君子曰按左傳稱君子曰多是採取當時君子之言或斷以己意後稱君子曰亦皆倣此潁考叔呼其名而美之純孝也純篤於孝行者也愛其母考叔自愛其母施及莊公施猶廣也言能廣施孝道感悟莊公○施伊去詩曰舉大雅既醉詩

周亮工左傳句讀應故正者蔓草蔓句難圖也句蔓句草猶不可除句

經世鈔無生民心四字有絕大道理晉曲沃之事是已玩叔于田諸詩事勢亦迫故呂之言切不若祭仲之含蓄也無庸二字寫出根毒之心老謀好深如見

同上聞其期三字可知平日窺伺之密一念不放鬆處偏是祭仲公子呂不聞而公獨聞深心狠手太用並見積臺觀鄭風叔于

孝子不匱孝子之心無有窮匱永錫爾類言長以己之孝誠錫及其儔類皆爲孝也說詩者不以辭害意不必與今說詩者同他皆倣此其是之謂乎言考叔之孝足當是詩之所謂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經文

緩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且子氏未薨子氏仲子也薨在明年故名舉兩事者非禮故名咺示貶之大子七月而葬中國廣大不七月不足以盡遠人之情同軌畢至車同軌言極四海之內同軌之諸侯莫不畢至諸侯五月五月而葬殺於天子同盟至同方岳之盟其地漸近故五月可至不言畢至至不至無所拘也大夫三月三月而葬殺於諸侯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故三月而同位至士踰月過月而葬殺於大夫外姻至姻親也外親愈近故過月可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贈死贈賵死者不及尸尸者未葬之通稱言不及其尸在殯之時弔生赴弔生者不及哀諸侯已上

田諸詩則京人之愛段者固矣何以叛哉莊公老謀深算用間出奇必有人所不得知者觀公聞其期亦是腹心間諜用力處

孫復克者力勝之辭鄭伯養成段惡至於用兵此兄不兄弟不弟也故曰鄭伯克段于鄢以交譏之

經世鈔謂之鄭志下先言段不弟正段之罪矣卽曰失教以見段不足責其罪皆由于莊公

既葬則哀麻除諒闇終喪言不及其哀哭方盛之時豫凶事非禮也二事皆非禮也○附録八月紀人伐夷夷小國夷不告受伐于魯故不書傳例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不書于經以明春秋例也有蜚蜚負蠜也蓋食苗○蜚音翡不為災不為田野之害亦不書書于經也傳例凡物不為災不書他皆倣此○惠公之季年魯惠公之末年敗宋師于黃黃宋邑○敗音拜敗他也後倣此公立隱公立而求成焉求成于宋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參盟也見經註始通也魯宋始通好命○附録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葬未盡禮故改葬公弗臨臨桓而哭隱將讓桓不敢為喪主故故不書不書于經惠公之薨也追說前事有宋師敗黃之師太子少桓公幼少○少去聲葬故有闕葬禮有所闕少是以改葬詳述所以改葬之故

卽曰鄭志幷見失教之罪小而故養其惡以殺之為心尤狠為罪更大一步緊一步急急下手有刺虎深入之力

李于鱗莊寤姜氏欲亡之時寂無一言以諫其母至其與段逆謀既露而警之寘為子道哉然未幾而悔又從穎考叔之言而母子如初猶不羅恬終之惡耳

按君之莫注華元饗士見宣二年

經世鈔因肉及母是隨機應變非能

○衛侯來會葬衛桓公來會魯改葬不見公公不得接成禮亦不書○附録鄭共叔之亂卽叔段公孫滑出奔衛叔段之子衛人為之伐鄭為公孫滑伐鄭為鄭報仇○為去聲取廩延鄭地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蓋鄭以周虢之師伐衛南鄙討公孫滑之亂也請師於邾鄭請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魯大夫邾使人私請師於豫豫請往請往會師公弗許隱公不從遂行豫專擅而往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翼邾地豫私會盟故曰不書經不書非公命也非隱公之命○附録新作南門新作魯國之南城門不書經不書亦非公命也亦非隱公之命二事以見大夫專擅之端○十二月祭伯來見經○祭齋去非王命也以王臣無王命而私交於魯王室事可知矣○衆父卒公子益師字○衆音終父音甫公

豫設也闕地及泉是其本謀敢問何謂佯爲不知妙

錢謙益大隧之中二句卽是公賦之詞大隧之外二句卽是姜賦之詞若舊解則句拙而無味

經世鈔總純臣是實贊石碏此純孝是巧諷莊公不將莊公十分貶斥只將考叔十分贊歎此古人滑稽之妙與周鄭交質書法同莫認眞作贊考叔論

季本秋七月咺小

不與小斂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小斂始死之斂蓋隱公不親臨衆父始死之斂○與音預斂廉去故不書日謂經不書衆父卒日蓋傳者釋經有書日書月書時之例

經 二年庚申春公會戎于潛潛魯地戎之近於魯者也此外交之始也是故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所以終始也○夏五月莒人入向向小國此入國之始也傳例弗地曰入○向音餉傳同他皆倣此○無駭帥師入極極附庸國無駭帥師大夫專兵之端見矣○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魯地此盟戎之始也○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紀大夫裂音列繻音須○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密莒邑子帛裂繻字莒魯有怨紀侯旣昏于魯使子帛盟莒結好以和解之此外特相盟

臣攝家宰以行故從王命辭而稱名也觀今之值外國者假一品服色以重其事則此容或有之若以爲春秋特貶而書名當時不以來使訪問其名而書之於策恐聖人不如此也

趙汸惠公失禮再娶仲子蓋嘗假寵于王命以爲夫人故王室知有仲子仲子得與惠公並稱蓋王室已嘗名之曰魯夫人也然失禮甚矣

按同軌謂中國諸侯以見四夷不容

之始也○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子氏仲子也隱讓桓以爲大子故成其母喪稱夫人以赴于諸侯○鄭人伐衛伐天子之權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傳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見經註脩惠公之好也惠公與戎有好隱公立而脩之戎請盟戎請與隱公盟公辭隱公辭戎不與之盟○莒子娶于向娶向之女以爲夫人向姜不安莒而歸姜向女姓不安莒者琴瑟不和故不安於莒而歸其父母之國夏莒人入向莒怒其妻而入其父母之國以姜氏還以其妻歸○還音旋○司空無駭入極司空魯官名無駭大夫名費伜父勝之費伜父卽費伯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費音祕伜音琴○戎請盟戎復請與魯盟秋盟于唐隱公與戎盟復修戎好也再修和戎之好也○復浮去○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見經註卿爲君逆也言卿爲君逆以別非

巫方岳四方各方岳尚書周官曰王乃時巡云云諸侯各朝于方岳孔疏可考
按禮王制云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孔疏云大夫除死月爲三月士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
補注豫凶事說者多疑傳妄朱子曰古人不諱凶事如國君即位爲椑之類
同上秋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

裂繻自逆也 ○爲去聲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見經註 魯故也 詳見經註 ○鄭人伐衛 見經註 討公孫滑之亂也 治下元年爲公孫滑伐鄭取廩延之亂

經 三年辛酉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無傳 日月交會于朔有食之則食未有非交會而食者也此不食朔官失之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崩桓王立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隱公之母也隱不敢從正君之禮亦不敢備禮於其母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賻助喪之物此來求之始○賻音附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穆公殤公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石門齊地此特相盟之始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以見春秋之終始鄭齊爲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無傳

書夫子筆削是據策書所有所無者不復論杜氏援隱十一年莊二十九年傳例爲證已得其旨陳氏誤以左氏不書之例爲筆削之法因謂左氏所記皆爲魯史舊文其不見于經者悉夫子所削遂疑隱十一年傳例爲後人依倣既非經旨亦失傳意後傳之蔽在此由不知述作本原故也
按故不書注凡諸侯有命則謂國之大事政令土功作事之類

傳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 釋經書天王崩 赴以庚戌 平王崩欲諸侯之速至故以遠日赴春秋不書實以壬戌崩而書赴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 故書之 故經書庚戌 ○夏君氏卒 見經註 聲子也 隱公之母 不赴於諸侯 夫人喪則赴於同盟諸侯此隱公不備小君之禮一 不反哭於寢 夫人既葬則反哭於正寢此隱公不備小君之禮二 不祔于姑 夫人卒哭而祔於姑此隱公不備小君之禮三 故不曰薨 經書卒 不稱夫人 經書君氏 故不言葬 經不書葬我小君 不書姓 經不書子氏 爲公故 爲隱公之故 ○爲去聲 曰君氏 隱見爲君故曰君氏以別凡妾媵也 ○附錄 鄭武公莊公 武公桓公子莊公武公子 爲平王卿士 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 王貳於虢 虢西虢虢亦仕於王朝平王欲分政於虢公不復專任鄭伯 鄭伯怨王 鄭莊怨平王 王曰無之 言無欲分政於

……助亦不書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爲之事乃書

補注太子少傳見惠公在時桓公已稱太子王制臣葬故猶葬事

補注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弗臨改葬不見衛侯傳因見隱攝之實李笠公羨葬重事也以攝位故遂不哭臨爲喪主何厚於生弟薄於死父哉隱於父子兄弟間悖矣

故周鄭交質。交質子以爲信。○質音致下同。王子狐爲質於鄭。王子狐平王子。鄭公子忽爲質於周。忽鄭莊公子。王崩。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桓王立周人欲成平王之本意。四月鄭祭足帥師。鄭大夫祭仲爲莊公帥師。○祭齋。取溫之麥。溫周邑。周之四月今之二月也。麥尚未熟言取溫之麥蓋帥師芟蹂之也。秋又取成周之禾。秋今之五六七月也。禾亦未熟蓋祭仲復帥師芟蹂成周洛陽之禾。周鄭交惡。兩相疾惡。惡字無音但以杜注推之當作烏去。

君子曰信不由中。言周鄭之誠信不出於中心。質無益也。以子交質無益。明恕而行。明則彼此相知恕則彼此相諒言人君能明恕而行其事。要之以禮。結之以上下大小之禮節。○要音腰。雖無有質。雖無以子交質之事。誰能間之。誰能離間其交。○間去聲。苟有明信。苟有明誠而信實。澗谿沼沚之毛。山谿

補注公孫滑出奔凡賤者奔史不書魯史之法大夫非卿名氏不登于策穀梁謂之卑者公羊謂之微者公子尊與卿等公孫降於公子與微者同

趙汸亦非公命傳三發非公命及公子翬固請會師見隱攝位之初諸大夫不知禀畏繼按三發併費伯帥師城郎而云之杜注或作二見者誤也按數本皆作三

傳說彙纂祭伯書

爲澗通川爲谿方池爲沼小渚爲沚毛草也。○谿音溪沚音止。蘋蘩薀藻之菜。蘋大萍也。蘩皤蒿也。薀藻聚藻也。皆可以爲菜。○薀音蘊。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皆金器。○錡宜上。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水。○潢音黃汙音烏。可薦於鬼神。薦享也。鬼神天神人鬼也。言雖微物可薦享於鬼神也。可羞於王公。亦言微物可進於王公之貴也。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何況揔言。行之以禮。行之以合上下大小之禮節。又焉用質。焉音煙。風有采蘩采蘋。召南國風有采蘩采蘋二詩義取不嫌於薄物。雅有行葦泂酌。大雅有行葦篇義取忠厚泂酌篇義取雖行潦可以供祭祀也。○泂音迥。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武氏子來求賻。見經註。王未葬也。平王未葬故來求賻也且求賻以葬王室事可知已。○宋穆公疾。病也

來諸傳皆以爲朝公羊獨以爲奔祭伯書伯諸傳皆以爲爵公羊獨以爲字當以左傳爲是不書來朝穀梁謂不正其外交諸儒多因之程子謂諸侯不行覲禮王不能治而祭伯反與之交其持議尤正

程頤衆父卒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隱經二年

孫復諸侯非有天

召大司馬孔父孔父嘉爲宋大司馬孔子六世祖也穆公召之○父音甫而屬殤公焉殤公名與夷宣公之子穆公之姪蓋以殤公託之孔父使立爲國君○屬音燭殤音傷曰此以下並穆公託孔父之辭先君舍與夷與夷即殤公○舍音捨與音余下同而立寡人先君謂宣公穆公之兄也蓋言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寡人弗敢忘不敢忘宣公之德若以大夫之靈若以汝孔父之威靈得保首領以沒得保全首領而終蓋謙辭先君若問與夷宣公若問其子其將何辭以對其將以何言辭對宣公之問請子奉之請孔父奉殤公以爲君以主社稷主宋國社稷之事寡人雖死言我雖死即死亦無悔焉亦無愧悔於先君之前對曰孔父答穆公群臣願奉馮也馮穆公之子莊公也言群臣願奉馮爲君不願立殤公○馮音憑公曰再告孔父不可言不可立馮先君以寡人爲賢宣公以穆

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凡書會皆惡之也

淩稚隆春秋惟書人字義例不同有寡而稱者有微而稱者有貶而稱者有諱而稱者讀者當隨事而觀以求其意勿泥焉可也

家鉉翁胡氏曰書日謹之也愚謂書日不書日不皆襃貶所繫

程頤紀子帛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

公爲有賢德使主社稷使我爲宋國社稷祭祀之主若棄德不讓若我棄遜讓之德不與殤公是廢先君之舉也是廢宣公舉賢之意也豈曰能賢豈曰能賢於人光昭先君之令德宣公以國讓我今我又以國讓殤公是光明宣公讓國之美德○令去聲可不務乎可不以此爲先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謂孔父當成我意其無廢先君舉賢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使其子出居於鄭以避殤公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即與夷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言宣公可謂有知人之明立穆公不立其子而立弟其子饗之穆公卒又立宣公之子是其子享有天祿也命以義夫讓國義也言宣公能以義制命○夫音扶商頌曰舉商頌玄鳥詩殷受命咸宜合宜之謂義言殷湯武丁受天命皆合義百祿是荷故能任荷天之百祿○荷上聲其是之謂乎此言

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傳說稾纂子氏甍三傳互異左氏爲桓母公羊爲隱母惟穀梁以爲隱妻義爲長故程子及胡傳皆從之

傳二年

李尤我徐州之戎蓋與魯壤接惠公與戎非矣公攝位何不聞朝王室聘友伯而乃爲戎之會哉所謂幹蠱之道失之

淩稚隆隱公首與我會孔子特筆書之雖不加貶斥其失自見而左氏以

宣公以義制命能使其子任荷天祿合此詩之義也○冬齊鄭盟于石門齊僖公鄭莊公尋盧之盟也盧齊地盧盟在春秋前尋盟脩好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既盟而遇大風鄭莊公之車仆于濟水○僨墳去○附錄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東宮齊太子宮得臣太子名妹太子女弟蓋衛莊姜齊太子之妹也莊姜從夫謚也美而無子莊姜色美而無子息衛人所爲賦碩人也碩人詩名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爲去聲又娶于陳曰厲嬀莊公再娶于陳厲謚也嬀姓也○嬀音歸生孝伯厲嬀所生早死孝伯未成人而死其娣戴嬀厲嬀之娣戴亦謚也生桓公戴嬀所生莊姜以爲己子莊姜無子故養桓公猶己之子○已音紀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公嬖妾生子名曰州吁有寵而好兵母嬖故州吁有寵而好甲兵之事○好去聲公弗禁莊公

爲修先公之好恐非其旨郎惠公有舊好其庸修之耶

隱經三年

鄭玉不日日食而日日有食之有者自外至之詞也

淩稚隆春秋或書日或書朔或書日不書朔或書朔不書日或日朔皆書或日朔皆不書或書日有食之皆史官失之詳畧仲尼因之無所加損非有異義也

同上凡書求賻求車求金皆以誅諸侯不貢而天下無王也

不禁止州吁莊姜惡之惡州吁之所爲○惡烏去石碏諫衛大夫諫莊公○碏七略反曰臣聞以臣所聞愛子愛子之道教之以義方義以方外教子以方外之義弗納於邪納入也弗入於邪僻不正驕奢淫泆驕矜奢侈淫欲泆蕩○泆音逸所自邪也驕矜陵物奢侈僭上淫慾無度泆蕩放恣此四者不正之自起四者之來驕奢淫泆四者皆自外至故曰來寵祿過也寵祿大過則四者不期而自生也將立州吁立州吁爲太子乃定之矣定其位號若猶未也若猶未立州吁階之爲禍必爲禍亂之階梯夫寵而不驕得君寵愛而不驕矜○夫音扶發語之辭後皆倣此驕而能降已驕而能自降其心降而不憾強降其心而不怨憾憾而能眕者有怨憾之心而能自重其身○眕音軫鮮矣能如是者少矣且夫賤妨貴以庶孽之賤而妨害嫡長之貴少陵長以卑少而陵犯尊長○少去聲遠間親以疎遠而

胡寧天子崩而不名諸侯薨而名所以列于天子也諸侯生而不名大夫生而名所以列于諸侯也大夫書名微者書氏不登于史冊而所以列于大夫也此春秋正名分之法也

傳三年

劉敞經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非也赴以庚戌史自當書庚戌聖人雖欲遷正亦不可得豈故傳其僞者乎

補注盟會戰伐經書月日傳每略之

離間親近。○間去聲新間舊以新進而離間舊者小加大以小國而加兵大國淫破義以淫慾而破壞義理所謂六逆也此六者皆逆天理君義君能制命爲義臣行臣能行君之義父慈爲父而慈愛其子子孝爲子而孝順其父兄愛爲兄而友愛其弟弟敬爲弟而恭敬其兄所謂六順也此六者皆順天理去順去六順效逆效六逆所以速禍也所以自速其禍難也君人者君乎人者將禍是務去將禍難是先去○去上聲而速之言寵州吁而弗禁其好兵是去順效逆以速禍難也無乃不可乎言其必不可也弗聽莊公不聽石碏諫其子厚與州吁游石碏之子名厚禁之止其子勿與州吁交游不可石厚不聽桓公立桓既立爲衛君乃老石碏乃告老致仕事

經四年壬戌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杞邑此伐國取邑之

小書月日者傳則詳之意在互文相備

馬端臨公穀經文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然則夫子所書夏四月辛卯卒者竟爲何人乎是皆疑而不敢定也

湛若水出此可見春秋之書皆因魯史之文魯史之文皆因列國之赴告而諸儒拘文謂聖人一字之褒貶此不足以得聖人之心

補注君氏者攝女君之稱此特筆也

始○杞音起○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稱臣弒君臣之罪也○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衛邑此特相遇之始遇者彼此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遇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大夫專將之始於是翬得兵而循至於弒君矣○翬音輝○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陳地於是州吁不稱公子石碏得書人討賊之義著矣○濮音卜○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桓公弟宣公立

傳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弒桓公而自立公與宋公爲會將爲下會將尋宿之盟將脩元年盟宿之好未及期定約而未及期日衛人來告亂以弒桓公之亂告于魯○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因衛亂而

言祖諸周天子鄭簡其禮以相見
諸侯也左氏並稱以
周鄭無尊卑之辨馮
矣又交質逓之麥
亦之禾稱載而不
顧尊卑之分又何
蕩然也
穆文熙君臣相與
不論文質之不可
而但論忠信之有
無詞雖藻麗不足
為訓諭也
補注凡傳中所引
君子曰云者義皆
膚淺與其序事之
精如出二手蓋其
序事精鑿者皆史
志成文而斷論則
左氏之陋見也杜
注毎曲為之義後

○宋殤公之即位也 即位在前年秋 公子馮出奔鄭 馮宋穆公子 鄭人欲納之 欲納馮于鄭 及衛州吁立 州吁弒君自立 將脩先君之怨於鄭 二年鄭人伐衛之怨 而求寵於諸侯 諸侯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詩故欲求此寵 以和其民 以和衛國之民 使告於宋 州吁使人告於宋 曰 此州吁告宋之辭 君若伐鄭 言宋君主兵伐於鄭 以除君害 以除去宋國之患害謂公子馮在鄭 君為主 推宋殤為主兵 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敝邑衛自謂言以衛國之賦調與陳蔡之兵從宋○從去聲 則衛國之願也 願宋如此 宋人許之 許州吁共伐鄭 於是陳蔡方睦於衛 陳蔡方與衛國親睦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州吁以陳蔡從宋伐鄭 圍其東門 圍鄭東門 五日而還 圍五日而退師○還音旋下同 公問於衆仲 衆仲魯隱公問大夫

儒併其事實一切
變之則又過矣
家鉉翁武氏子來
某氏子云者有父
在焉故也

穆文熙宣公讓弟
穆公讓姪似為義
舉然皆出于姑息
不循正道所以終
成禍變公羊傳謂
君子大居正宋之
禍宣公為之也當
矣左氏謂百祿是
荷者何歟
公羊宣公舍其子
而立穆公穆公逐
其二子莊公馮左
師勃曰爾為吾子

衆仲○衆音終 曰衛州吁其成乎 言州吁其成為君乎 對曰 衆仲答 臣聞以臣所聞 以德和民 惟有德可以得民和 不聞以亂 不聞以兵亂之道 以亂兵亂 猶治絲而棼之也 治絲之道以和緩為先棼猶紛也若棼之益見亂而難治和民之道是○棼音焚 夫州吁 言州吁之為人 阻兵而安忍 特其兵戈而安於殘忍 阻兵無衆 恃兵則民殘而衆叛故無衆 安忍無親 安忍則刑過而親離故無親 衆叛親離 民衆背叛親戚離逷 難以濟矣 難以濟於險難 夫兵 言兵之道 猶火也 譬之於火 弗戢 若不戢止○戢魯入 將自焚也 將自焚其身 夫州吁 重言州吁之事 弒其君 弒桓公 而虐用其民 用其民以爭戰 於是乎不務令德 文德武德是為令德令美也此言州吁不先務於文武之美德○令去聲 而欲以亂成 亂成而欲以兵亂成功 必不免矣 必不免於禍 ○秋諸侯復

生毋相見死毋相見終致國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經世鈔讓美德也不讓謂之棄德

彭厚德使出居鄭人情難堪致怨必甚且援隣以寡其後鄭欲納馮及殤公屢伐宋則皆出馮之爲害矣然則封以遠邑其可矣

經世鈔義者合理而權宜者也故石碏殺子曰大義宋穆公廢子立姪曰命以義

伐鄭 前日伐鄭之諸侯○復浮去 宋公使來乞師 殤公使人來乞師伐鄭 公辭之 魯公從衆仲之言故辭宋使 羽父請以師會之 羽父卽公子翬請以師會宋○父音甫 公弗許 隱公不從羽父之請 固請而行 羽父固請于公而以師行 故書曰翬帥師 經書 疾之也 疾惡羽父專兵以會諸侯故不書公子翬惡之也 諸侯之師 重言諸侯之師以見非翬獨敗鄭兵 敗鄭徒兵 言敗徒兵以別其時非車戰 取其禾而還 取鄭之禾稻而歸 ○州吁未能和其民 州吁殺君亂故未能和其人民 厚問定君於石子 厚石厚石子石碏厚之父也厚以州吁不安諮問於其父 石子曰 石碏答其子 王覲爲可 惟朝王爲可安 曰 石厚又問 何以得覲 何緣得朝覲于王 曰 石碏答 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陳桓公方有眷寵於王此時陳桓公尚存未應有諡蓋左氏追書之 陳衛方睦 陳方與衛親睦 若朝陳 言若州吁往朝于陳○朝音潮後倣此 使請 使陳爲衛請命於王 必可得也 必可得朝覲于王也

陳傅良嬖人之子也傳見州吁不稱公子按劉侍讀曰諸弒君公子而不稱公子公子之未爲大夫者也其義已嘗齊無知同皆史例也

陳眉公碏所云教子義方弗納於邪是矣而曰將立乃定則不免猱其君之邪思而成之是何其言之自相悖也不幸莊公果定州吁則衛國之禍其誰階之

經世鈔莊姜以桓爲己子則宜立者在桓然桓吁皆庶

厚從州吁如陳 如往也往陳行朝禮 石碏使告于陳 石碏使人告于陳桓公曰 告陳之辭 衛國褊小 衛國土地狹小○褊邊上 老夫耄矣 老夫石碏自稱八十九十曰耄○耄毛報反 無能爲也 言國小身老無能爲役 此二人者 指石厚州吁 實弒寡君 弒桓公 敢即圖之 敢請陳因其來朝而就圖討之 陳人執之 從石碏而執州吁石厚 而請涖于衛 請衛人自臨討之○涖音利下同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 右宰官名醜衛臣 涖殺州吁于濮 陳地 石碏使其宰獳羊肩 石碏之家宰也○獳奴侯反 涖殺石厚于陳 陳國 君子曰石碏純臣也 言石碏純直之臣也 惡州吁 惡州吁弒君之賊○惡烏去 而厚與焉 以厚臣事州吁而併殺之○與音預 大義滅親 俾君臣之大義而滅父子之私親 其是之

子名義未有一定故碏爲寵所則立不立則不可寵之言激切以甚之夫寵者不立立者不寵如叔帶子朝高臣趙章之屬古今乱國亡家者不一而足矣

增神合注州吁於六逆則賤妨貴少陵長於六順則弟不敬此所謂去順效逆非謂州吁皆犯之也

隱經四年

孫覺伐而後言取者先聲其罪以伐之又奪取其邑以爲已有也

謂乎。合於古語大義滅親之説。○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公子晉先出在邢衛人逆而立之○邢音邢

冬十二月宣公即位。公子晉也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經 五年。癸亥 春公矢魚于棠。書陳魚以示非禮棠魯地○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郕小國將卑師衆稱師○郕音成○九月考仲子之宮。仲子桓母也隱將讓桓故以桓母爲夫人諸侯無二嫡既以孟子爲夫人故爲仲子別立廟初獻六羽。以六佾獻于仲子之廟○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螟。無傳蟲食苗心者爲災故書○螟音冥○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魯大夫也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彄苦侯反○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此書圍之始也伐國不言圍邑備之前書之

傳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如往也隱公將往棠陳魚而見之○魚本亦作

陳岳隱桓莊之春秋凡弑君之人皆名之

程頤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摟諸侯以伐諸侯固爲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薛季宣師與而後畫會之

程頤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爲再伐妄也

劉敞傳曰石碏殺州吁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又曰杜氏云未列於會故

漁。臧僖伯諫。公子彄諫隱公僖謚也曰。僖伯之辭凡物。總言用獵所取之物不足以講大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言不足以講習祀戎之事其材。凡物之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足以備器用。不足以供軍國之器用則君不舉焉。則人君不爲是舉動焉蓋君人之道以軍國祀戎爲重以游觀宴樂爲輕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軌法也物采也可法謂之軌可采謂之物言君之所爲將納民於可法可采之中故講事以度軌。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非苟然而講事○度待洛反量謂之軌。此申明軌字之義合度量而後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采非苟然而取材采謂之物。此申明物字之義可采飾而後謂之物不軌。不合度量不物。不可采飾謂之亂政。謂之亂國之政亂政亟行。爲人君而數行亂政○亟欺冀反所以敗也。此國家所以敗壞也故春蒐。春田曰蒐蒐索也謂蒐索禽獸之不孕者○蒐音搜夏

不稱君是篡弒之人已會諸侯則無咎矣此豈王法哉

傳四年　經世鈔按桓立十六年而所弒之禍之諫非桓豈不聞曰治兵平以禮之忠篤老成桓甫即位所當立起柄用而十六年之久投間置散桓之昏庸可知宜其身弒而無救也使桓能用禮禮必有豫變濟難之方哉

許論隱莊之間凡六書遇自閔以後有會無遇

陳傅良凡公子之奔

苗夏田曰苗謂為苗除害秋獮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獮仙上冬狩狩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田皆於農事之間隙恐其妨農以講事也以講習武事也三年而治兵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謂始治其兵事也入而振旅振整也旅衆也治兵禮畢整衆而歸以嚴終也歸而飲至歸國而飲至于廟以數軍實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實車徒器械及所獲之總名○數音所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明貴賤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此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辨等列辨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進退皆是也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所謂順也○少去聲長上習威儀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皆所以講習上下之威儀也鳥獸之肉飛鳥走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不足登於俎以共祭祀皮革齒牙有毛曰皮

非其罪不書今案

前言使馮出居於鄭原宜公之意而言此言出奔又自忿怨言之兩通其意也

鄭許公子馮既在鄭矣而又欲爲鄭除其害此正衆仲所謂阻兵安忍

論語朱注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

按調亦賦也晉平兵制戶調見晉食貨志

家鉉翁是役本衛志而序宋爲首責宋深矣宋公書爵目其人而貶之也

去毛曰革小齒曰齒頷上大齒曰牙骨角毛羽翼上長毛曰羽不登於器不足升於法度之器以爲采飾則公不射君不親射○射音石古之制也此古先之法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山林謂林木樵薪之類川澤謂菱芡魚鼈之類實總名器用之資所資取以爲器用者皁隸之事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乃微賤小臣所掌之事○皁曹上隸音麗官司之守百官有司之所職守非君所及也非人君所當親此小事也公曰隱公僖伯吾將略地焉略地總攝巡行之名隱公不從僖伯之諫故遂辭以答之云我欲巡略邊境土地非特爲觀魚而往齊桓公東略即此義遂往遂往棠邑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張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不從公○從去聲書曰公矢魚于棠經書非禮也非遊觀之禮也且言遠地也棠去魯遠○附錄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翼晉舊都也晉亂分爲二

汪克寛北風擊鼓詩序云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經書衛人於蔡人之下所以誅文仲黨惡而忘讎

薛季宣師興而後暈會之

補注暈與無駭溺使稱名皆當從二傳未爵命為正左氏不知此義見暈溺不書屬而事惡皆曰疾之至桓三年暈始稱公子不得其說則曰猶先君之好故曰公子由所考史法未備

故以翼與曲沃別之詳見桓公二年傳王使尹氏武氏助之尹氏武氏天子之大夫王使助曲沃伐翼翼侯奔隨即鄂侯隨晉地○夏葬衛桓公經又衛亂州吁之亂是以緩十四月而葬傳明其非慢也○附錄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燕音煙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軍其前攻其前也羅與盧戎兩軍之鄭子罕宵軍之皆此義也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攻其後○曼音萬燕人畏鄭三軍祭足原繁洩駕三軍而不虞制人制人鄭北制之人曼伯子元之軍也不虞不料度也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北制鄭邑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備鄭不虞燕不可以師不可以行師此傳言燕師不備以取敗○附錄曲沃叛王曲沃莊伯叛違王命秋王

又不能闕疑故也

冀王覲覲王也父子之間遂至用諱石子至此可憐矣

按禮曲禮諸侯北面見天子曰覲

汪道昆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此時陳侯尚存未應有謚稱桓公史氏之愼

眞德秀莊公之寵州吁碏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碏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按大義雖不可滅之親滅之則明小義不可愛之子亦宜兼愛之杜說如

命虢公伐曲沃西虢君仕于王朝者也而立哀侯于翼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衛之亂也原前時州吁之亂郕人侵衛此亦原前時事故衛師入郕報侵衛○九月考仲子之宮仲子之廟方成將萬焉萬舞也公問羽數於衆仲隱公問執羽而舞人數於衆仲○衆音終對曰衆仲答天子用八八佾每佾八人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佾每佾六人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佾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佾二二二四人夫舞言舞之義所以節八音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節八音者使人手舞足蹈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故曰舞者樂之主也而行八風八方之風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凉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融風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次序人情阜財解慍使不蘊結也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數用八諸侯則自八以下不敢用八公從之從衆仲之言於是初

叱
李廉曰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晉爲國人所與子朝獨爲尹氏所與故書法異
按冬十二月以下傳先注明本或脫之今補之
經世鈔按州吁立一年磔誅之而立宣公
隱經五年 王應麟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傳曰君不射是矢射之也
家鉉翁隱爲桓築宮以祭其母公子

獻六羽初以六羽獻于仲子之廟始用六佾也魯惟文王周公廟得用八佾其後它公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因衆仲之言始明典故始用六佾故經曰初獻傳曰始用其後季氏八佾舞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佾音逸○宋人取邾田取邾邊宋之田邾人告于鄭告鄭共伐宋曰告鄭之辭請君釋憾於宋釋四年宋再伐鄭之恨敝邑爲道敝邑邾自謂道向導也○道音導鄭人以王師會之鄭莊尚爲王卿故得用周師不書不以告魯也伐宋三師伐宋入其郛入宋郭門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宋人使來告命來告魯受伐公聞其入郛也隱公聞鄭已入宋之郛郭將救之將發兵救宋問於使者隱公問宋使曰師何及鄭師至何地對曰使者答未及國忿公知而故問答云尚未及國公怒怒使者言不遜乃止不往救辭使者辭謝使去曰君命寡人君謂宋殤公寡人自謂命

允之母非魯君之所宜爲之立廟也
春秋書之譏也
李廉曰書初例二初獻六羽復正之初也初稅畝變古之初也
孫覺曰舞有干羽此不言干但言羽者婦人無武事但陳羽舞也
按公家猶言君家
陸淳趙子曰魯卿有王命者即書卒尊吾命卿所以尊王命也
按宋人伐鄭圍長葛注僖之前三字疑有訛
傳五年 魚者捕魚者猶周禮虞人獸人之類 王元美僖伯之諫分二段看上謂非講大事備器用則君不舉而以亂政結之下謂農隙講事凡鳥獸皮革等則公不射而非君所及結之

猶令同恤社稷之難命魯同憂恤宋國社稷之難○難去聲今問諸使也者言問宋使曰師未及國舉使者之答辭非寡人之所敢知也非魯國之所敢與知也○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郎公子彄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曰伯父叔父有憾言諫觀魚不聽有恨於我寡人不敢忘不敢忘其忠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一等以葬○宋人伐鄭圍長葛經文以報入郛之役也入郛在今年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一

〔金聖嘆〕公是時蓋亦長矣乃以童心愎諫何也能無蔿氏之難乎 〔胡寧〕隱公生不能納僖伯之諫而卒乃爲之加葬一等與郭公之善善而不能用至于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補注〕傳載僖伯諫辭甚詳而但曰陳曰觀必有所據然則或將弓矢射之此說未確 〔楊升菴〕曲沃一邑敢以鄭邢之師王不能正又使二氏助之王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陳傅良〕翼侯奔隨爲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爲晉侯張本見晉自獻公以前經皆不書今案獻公末年晉魯始通前是告命不行非作經時削之也 〔金聖嘆〕以制人敗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 〔王荊石〕前王之命尹武氏助曲沃者乃欲立哀侯故 〔陳明卿〕仲子之卒已久至是始立廟者隱欲以是見讓桓之志耳 〔王季重〕仲子以妾故隱所爲有羽數之問不則直行八佾無疑矣 〔按〕自八以下 除八以下也

程子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金履祥〕宋人取邾田鄭以公孫滑之故用師于宋宋又以公子馮之故用師于鄭春秋前以宋主兵此以邾主兵皆誅心也然其時鄭伯猶未朝王也而左氏謂以王師會之或誤也鄭以王師伐宋則隱九年之事耳左氏隱篇之多誤此亦一事也 〔王覺斯〕使者以緩詞遂至失救詞之不可已也如是 〔孫鑛〕既聞又問乃因人之急而自務德色也 〔高閌〕其于臧孫達嗣是爲哀伯自是終春秋臧氏世預魯國之政

左傳評林

明　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　原本

日本播州奥田元繼　志季父　輯著

〔隱經六年〕

〔吳徵〕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而公始與齊盟蓋鄭莊之謀也齊侯與魯自爲盟爲鄭結魯也

〔趙木訥〕首月或不書者傳授脫之

〔傳六年〕

〔傳說彙纂〕輸平偷平三傳互異公穀以輸平爲隨成考前年公子翬伐鄭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二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隱公二

經 六年〔甲子〕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盟曰平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諸侯合而天下始多故矣○渝羊朱反變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齊地此齊魯交好之始○秋七月雖無事必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倣此○冬宋人取長葛上有伐鄭圍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

傳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渝變也更成也隱公之爲公子戰於狐壤爲鄭所執逃歸怨鄭故欲救宋宋使者失辭而止鄭因此而來故經曰渝平傳曰更成言變更而爲平成○

附録 翼九宗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一姓爲九族晉強家也五正亦始封受職官五正五官之長

則更成於義爲近強家但左氏謂變前惡也而爲和好則渝與平爲二意

張洽鄭莊之納平爲合黨敵宋計是以不憚屈己請和于魯繼以入祊而未即求許所以爲敗宋入許之權輿魯隱亦入其術中而不悟也

按翼九宗又見定四年

經世鈔書曰頃父之子則其爲彊家強力可知

信上前年翼侯奔隨即此晉侯也

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晉大夫也皆強家○頃音傾 納諸鄂。鄂晉別邑前年翼侯奔隨周桓王立翼侯之子於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于鄂○鄂音岳 晉人謂之鄂侯。既有哀侯在翼遂以鄂侯別其號 ○夏盟于艾。見經註 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棄惡結好故傳言始平于齊○附錄五

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鄭莊公陳桓公○大獲 往歲鄭伯請成于陳。言往年○成猶平也鄭莊公請與陳講好結成 陳侯不許。不許鄭成 五父諫曰陳公子佗諫桓公○父音甫 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親近仁人善事鄰國國家之寶 君其許鄭。許鄭成 陳侯曰答五父 宋衛實難。宋衛大國實可難○難去聲 鄭何能爲。鄭小國何能爲害 遂不許。終不許鄭成 君子曰善不可失言爲善之機不可失 惡不可長爲惡之念不可長○長上聲 其陳

申時行五父誠爲先見

陸粲陳侯傲隣而愎諫以取敗信有罪雖然不有疆大諸侯過且什伯於此乎是區區者君子奚獨識之深也

孫鑛似謂實作難

劉盧泉相和好爲善欲征伐爲惡

劉炫取長葛左氏作秋杜注秋取冬來告也非也史之記事雖據赴告而書至其日月猶當

桓公之謂乎。此言陳桓公不許鄭成是失善機而長惡念 長惡不悛長其惡而不改○悛音銓 從自及也。隨而自及於禍也 雖欲救之雖欲救其禍亂 其將能乎。言不能救也 商書曰惡之易也惡念易長 如火之燎于原如火之燎焚于原野○燎音燎 不可鄉邇不可嚮而近 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 周任有言曰周任周大夫○任音壬 爲國家者言人君之爲國家者 見惡見惡非獨惡人凡惡念惡事皆是 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如農夫之治田圃必以去草爲先務○去驅上 芟夷薀崇之芟刈也夷殺也薀積也崇聚也○芟音衫 絶其本根併草之本根而絶之 勿使能殖勿使草能生殖 則善者信矣。信伸同義惡者既屈則善者自伸矣 ○秋宋人取長葛。經書冬而傳書秋蓋秋取冬乃告也○附錄 冬京師來告饑。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五穀

依先後次序豈得
但據告時編之乎
然左傳日月與經
不同者多或并明
作書雜取當時諸
侯史策有用夏正
者有用周正者故
經所云冬傳謂之
秋也

王覺斯以京師洛
饑列國不能輸粟
必俟來告而請糴
當世之共主眞若
弁髦哉

湯睡菴鄭之來朝
欲挾天子令諸侯
也鄭始取麥取禾
王於其前得罪時

不熟曰饑周以饑告于魯也○饑音飢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魯國不足故請糴于鄭國以供王命○爲去聲糴音狄禮也得救荒事君之禮○附録鄭伯如周鄭莊公朝于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王不禮焉桓王不加禮貌於鄭周桓公言於王周桓公周公黑肩告於桓王曰我周之東遷言平王東遷洛陽之時晉鄭焉依晉文侯鄭武公扞王于難此我周之所依賴者也故曰晉鄭焉依○焉如字音煙者非善鄭以勸來者厚善撫鄭以勸獎諸侯來朝猶懼不蔇猶恐諸侯之不至○蔇其去況不禮焉況不禮於鄭鄭不來矣鄭伯不復來朝矣爲桓公五年鄭伯不朝張本

經七年**乙丑**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無傳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紀蓋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夏城中

不能正之今來朝
則不能禮之賞罰
無章何以勸沮

按劉勰新論云枝
葉蔇之蔇繁茂也
言來者衆多意

隱經七年

孫復滕書者爲莊
十一年歸于鄭起

湛若水城中丘左
氏曰書不時也公
羊曰以重書也愚
謂二說皆是也事
孰爲重愛民爲重
愛民孰重以時爲
重

傳說彙纂穀梁謂
以歸猶愈於執杜
預因以爲非執其
義勝公羊多矣古

丘魯邑此書城之始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此齊聘之始也○秋公伐邾此伐邾之始也○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周聘之始○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此戎患之始也凡伯家父皆太雅之舊人○凡本作汎音凡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經不書名未同盟也未與魯同盟凡諸侯舉凡言例後並做此同盟同盟歃之事於是稱名會同之時必以名稱故薨故及其薨背之時薨卒也則赴以名則以名赴於諸侯告終告諸侯之終稱嗣也稱嗣子也以繼好息民以繼先君之好息兩國之民○好去聲謂之禮經經常也謂之常禮○夏城中丘經文書不時也夏非城築之時妨農事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即弟年結艾之盟也結六年盟艾之好○秋宋及鄭平宋殤公與鄭莊公爲成七月庚申盟于宿宋鄭爲盟

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諸家謂一人而曰伐似亦未合但相沿已久今姑仍之

〈凌稚隆〉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五十二人不書名者十九人爾凡例可盡信乎公羊云不名微國也穀梁云狄道也恐皆非也惟程子云史闕文庶幾得之

〈按注〉薨字新李密陳情表曰慈父見背

〈小學紺珠〉春秋五十凡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釋例曰注母弟二十凡其義不異

〈趙鵬飛〉鄭賂未至魯故為宋伐邾以要之既得鄭賂即從鄭伐邾今日為宋伐邾明日為鄭伐宋特以賂故而邾橫罹其毒故終隱之生邾不復通於魯

〈李笠翁〉戎雖夷也顧當其發幣時則弗可輕天子於四夷且加賓禮況凡伯乎宜不旋踵而見戕也

〈增補合注〉一人而

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為宋討邾欲以求宋○為去聲 ○初戎朝于周。原前時事 發幣于公卿。朝而發幣帛于公卿如今奉使而私覿之禮 凡伯弗賓。凡伯弗以賓客之禮待戎 冬王使凡伯來聘。聘魯 還。聘魯而還 戎伐之于楚丘。要路而伐之 以歸。以凡伯歸 ○附錄 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 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公子佗臨盟鄭伯○父音甫 壬申及鄭伯盟。五父及鄭伯盟 歃如忘。服虔曰如而也蓋歃血而忘之○歃音霎 洩伯曰。即洩駕 五父必不免。言五父必不免於禍 不賴盟矣。不藉盟歃以為重 鄭良佐如陳涖盟。鄭大夫臨盟陳侯 辛巳及陳侯盟。良佐及陳侯盟 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故知陳之將亂也皆為桓五年陳亂殺陳佗張本 ○附錄 鄭公子忽在王所。忽鄭莊公子二年為質於周 故陳侯請妻之。以忽有王寵故請以女妻之○妻去聲 鄭伯許之。許陳妻忽 乃成昏。乃成昏姻之禮為鄭忽失齊昏援以至出奔張本

經 八年 **丙寅**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特相遇不書書宋衛將以為參盟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宛鄭大夫祊鄭祀泰山之邑○宛音苑祊音崩 庚寅我入祊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無傳宣公卒桓侯封人立 ○辛亥宿男卒。無傳元年同盟不赴以名故不名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瓦屋周地此參盟之始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 ○八月葬蔡宣公。無傳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來紀邑此好莒之始吾君特會外大夫始此 ○螟。無傳為災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卒而後賜諡故不書氏

日伐不與戎狄之報中國也或云伐當作執葢字誤也

按而國要信必應賴盟而重賴猶萬世永賴之賴恃賴也注重字然

隱經八年　任伯函齊侯將平宋衛於鄭衛侯既不敢違齊侯之命又不能釋鄭國之怨有畏忌焉故先遇于垂

增補合注書入者逆詞我不當受而遂有之也

家鉉翁凡公與强國大夫盟不書公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齊僖公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有相會之期日宋公以幣請於衛宋敬齊命故以幣帛將意請命乎衛請先相見宋公請先與衛侯相見衛侯許之許宋之請故遇于犬丘犬丘卽垂也○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此鄭莊公請于魯欲舍周祭泰山之從祀而爲魯祀周公之別廟以泰山之祊易許田祊鄭人從祀泰山之湯沐邑許田魯人朝宿之邑祊近魯許近鄭鄭莊以天子衰微不能巡狩而魯亦不時見于天子故欲以祊易許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許田朝宿之邑有周公別廟爲疑故云請舍泰山之祀而爲魯祀周公皆遜辭以求魯許田近許之田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歸祊于魯不祀泰山也不從祀于泰山也○附録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人於此遂畀虢公政○附録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忽鄭莊公子如陳親逆也嬀陳姓

乃諱强國之以無道加于公也與小國大夫盟則不諱公以公自欲與之爲盟非彼小國大夫要劫也

傳八年　金聖嘆宋請先見衛必有私語不可聞之於齊者而齊侯或無平怨之公心衛亦知之故許而先爲犬丘之遇

李廉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其說似有據然考之於經後此瓦屋止三國參盟而不及鄭十年入鄭伐戴之師

辛亥以嬀氏歸忽以陳嬀歸甲寅入于鄭至鄭國陳鍼子送女鍼子陳大夫送嬀氏至鄭○鍼音針先配而後祖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今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鍼子曰鍼子見其事而議之曰是不爲夫婦是不能終爲夫婦誣其祖矣誣罔其祖矣非禮也非娶婦之禮也何以能育娶妻本爲繼宗守祀今誣其祖則不爲祖宗所佑何以能生育乎○齊人卒平宋衛于鄭春將平宋衛而未結故曰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三國會于周之溫邑盟于瓦屋三國爲盟於周地之瓦屋以釋東門之役以解四年圍鄭東門之憾禮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附録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鄭莊因齊僖在周地故以齊朝王稱人畧從國辭禮也得事上之禮○公及莒人盟于浮來經文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爲魯故今公尋之故曰

又三國爲黨以伉鄭則宋衛此謀蓋有志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鄭憾也齊僖亦不過假此以求諸侯耳豈眞有平怨之本心哉

附見鄭釋泰山之祀已由貪許田之汲汲然魯安可不祀周公乎哀政可哀耳

補注桓元年傳曰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則我入祊後事嘗中輟桓公簒位而修好于鄭故復許之無可疑者近代學者率

以成紀好。好去聲○附録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使人來魯告秋已爲宋衛鄭結成 公使衆仲對。對答 曰君釋三國之圖。言齊僖解釋三國相圖之患 以鳩其民。使三國不相攻戰以安集其民人 君之惠也。齊君安諸侯之恩惠 寡君聞命矣。寡君謂我公聞齊之成命矣 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周易乘承之義在上曰乘在下曰承此言承受蓋謙辭敢不順下風而承受齊君之明德也

○無駭卒。魯大夫 羽父請謚與族。羽父公子翬也謚死者易名之稱號也族氏也羽父爲無駭請謚及爲其子請族氏於君也○父音甫 公問族於衆仲。謚不必問故但問何以爲無駭之族氏 衆仲對。答隱公 曰天子建德。天子立有德以爲諸侯 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而生故以陳爲嬀姓 胙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地因其所封地名爲之族氏若胡公封於陳命曰陳氏也 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使其臣以王父字爲氏 爲謚因以爲族。或使用先人之官謚號稱以爲族 官有世功。謂世世居其官而有功者 則有官族。則以其官爲族若晋之士氏中行氏之類 邑亦如之。或以所封之邑若趙氏韓氏魏氏之類 公命以字爲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隱公從衆仲之言命以其祖之字爲展氏

謂祊與許田是二事遂疑祀周公爲左氏附益不亦過乎

周謙亭四月甲辰忽自周如陳

接公子圍事見昭元年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也

陸淳左氏曰以釋東門之怨禮也趙子曰諸侯結盟本非正道有何合禮

徐九一魯旣受鄭賂將空國以赴鄭之求恐首議其後故成紀好而盟之

經 九年。丁卯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無傳南季天子大夫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月雨雪于付反 ○挾卒。無傳魯大夫未賜族者○挾音叶 ○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魯地

傳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經書大雨震電傳言霖以震見

補注　無駭因公孫羽父請族者爲無駭之子請也若公孫之子死然後賜族則無駭爲終身無氏矣

錢謙益　謚字此傳爲誤當以謚作氏蓋公問族於衆仲未問謚也而衆仲對曰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則問氏而對氏了然自明又下公命以字爲展氏則用衆仲之説又明

隱經九年

朱熹　諸侯不朝於周而周反下聘於列國是甚道理

自此連綿雨霖日震也書始也言書自癸酉日始以後皆雨霖以震庚辰大雨雪霖震電而又雨雪所以爲異亦如之亦如雨霖以震蓋自庚辰以後亦連綿雨雪不止也書時失也周之三月建寅之月也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雨雪故皆爲時失凡雨言凡春秋書雨自三日以往爲霖言書霖之義平地尺爲大雪言書大雪之義○夏城郎經文書不時也凡土功水昏正而栽營室星也小雪十月中氣昏見正中今書夏故曰不時○宋公不王宋殤公不共王職鄭伯爲王左卿士時周人難畀虢公政鄭莊公猶爲左卿士也以王命討之爲王卿故得奉王命伐宋討其不共王職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以隱公五年辭宋使不救宋故怨魯不告命不告魯以受伐之命公怒隱公怒宋絶宋使絶宋往來之遣使也○使師去○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鄭莊公遣使以王命來告魯共伐宋以伐宋未

汪克寬　或謂春秋用夏正故建辰之月雨雪爲異苟實建辰之月則震電不必書矣

叔敬　謂族不書族隱攝不主爵不賜也夫隱攝政十有一年矣盟會侵伐不經書何以獨不主爵無駭之賜展氏非隱賜歟

傳九年

呂大圭　春秋因其所書日月前後而知其是非如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若此類蓋于

得志故也○冬公會齊侯于防經文謀伐宋也春秋之初齊鄭一黨也故鄭告伐宋而齊僖公會魯以謀之○北戎侵鄭言北戎以別戎之雜處中國者也鄭伯禦之鄭莊公自將禦戎患戎師憂戎師之強曰彼徒徒步兵言北戎皆步兵我車車車戰言鄭皆車戰懼其侵軼我也懼車戰難於進退爲步兵之所侵突○軼音迭公子突曰鄭莊公子使勇而無剛者勇則輕進無剛則易退嘗寇勇而輕進可以試敵之堅瑕而速去之無剛易退則可以致敵之追躡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使鄭君爲伏兵三處以待戎之追躡○覆浮去下同戎輕而不整言戎兵輕易而不整其行伍○輕去聲貪而無親戎之性貪利而不相親附勝不相讓言其輕而貪必惟貪利故得勝不肯相讓而獨進敗不相救言其不整而無親惟不相親附故遇敗不肯相救而先奔先者見獲必務進戎人之在前者見有所獲必務先進

劉敞杜氏云此傳書目見之解經書霚而經無霚字經誤也非也經有雹無傳不解經經反誤哉然丘明不宜革雹爲霚蓋其所據簡策錯誤不能決之於經直因循舊記而已

王覺斯爲周司徒者乃莊之祖桓公武公也莊蓋假借其虛聲稱王命以聳動鄰國實未嘗爲王卿士令伐也

穆文熙子突深知虜情今日禦北虜

此言勝不相讓進而遇覆必速奔戎人之先進者遇伏兵必速奔走而歸後者不救後者見先者敗走必不相救則無繼矣則戎兵無可繼矣乃可以逞乃可以快志於戎從之從其計戎人之前遇覆者奔戎人之前逐嘗寇者遇伏兵而奔歸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至後伏兵起戎遝走祝聃反逐之也衷戎師伏兵衝擊戎師之中○衷去聲又忠前後擊之第一伏擊其前祝聃與第三伏擊其後并第二伏擊其中戎前後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此戎人之在前者盡死○殪音翳戎師大奔此戎人之在後軍不救者皆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倣此

經十年戊辰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傳言正月之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之二月誤○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菅音奸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防宋二邑鄭入之以歸于我也鄭取郜防歸于我不書鄭譏不在鄭晉取濟西汶陽鄆田歸于我不書晉譏不在晉也○郜音告又工到反○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戴小國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小國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見經註癸丑盟于鄧鄧魯地見經註爲師期九年會于防謀伐宋故今會盟爲出師之期日○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明非公本期伐宋之日翬之去

之法當依此行之卽兵法所謂奇兵也以少擊衆之法無踰于此

經世鈔戎人之前遇覆者奔是戎人入最深處而第三伏兵起也祝聃逐之衷戎師者祝聃帥第二伏之兵起衝斷戎師爲二而衡陳其師於戎師之中也前後擊之者第三伏旣擊其前第一伏亦起擊其後戎師前後中三處受敵故不能脫走而盡殪舊注皆未明

同上祝聃鄭大夫

林注以爲帥勇而無剛者凌氏注以爲帥二覆者今從之

隱經十年

汪克寛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之舉至中丘之會復偕鄭合謀而決出師之期經備録之著伐宋之兵所出合也此乃直書而義自見

程頤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

孫覺左氏例曰未陳而薄之曰敗某師春秋内敗外者凡八並魯事能未陳而薄人乎

賀仲軾公穀皆以爲取戴識鄭伯因人之力非也宋衛入鄭而蔡從之鄭人之忿在三國而不在戴故因其在戴而伐取之左傳曰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是也胡氏謂鄭一舉而兼四國亦非也

傳十年

楊愼自此至伐宋老桃敗菅入郜入防並鄭莊之計

凌稚隆曰於伐鄭國請而行於伐宋先期而會無君之心昭如矣

旅。音甫○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老桃宋地會不書不告於廟也）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見經）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釋經書取郜）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釋經書取防）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可謂得行師之正矣）以王命討不庭（言鄭莊公以王命討宋之不王其曰不庭者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猶言不趍走於庭也）不貪其土（不貪郜防土地之利）以勞王爵（以答勤勞之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曰以勞王爵○勞去聲）正之體也（行師之正有體有用○附録）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三國不會伐宋蓋九年鄭以王命來告伐宋想皆告于諸侯故曰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伐宋還入郊鄭之遠郊也）宋人衛人入鄭（宋衛乘鄭師在郊以奇兵乘虛入鄭國）蔡人從之（從宋衛）伐戴（三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三國之師在戴故鄭國合圍而克之得雋曰克）取三師焉（取宋衛蔡三師取言易也）宋衛既入鄭（明言蔡人不與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伐戴乃召之）蔡人怒（蔡人怒宋衛不同其入鄭之功）故不和而敗（蔡不與宋衛和以至於敗也○附録）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冬齊人鄭人入郕（經文）討違王命也（討郕拒違王命不會伐宋）

經　十有一年　己巳　春滕侯薛侯來朝（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夏公會鄭伯于時來（鄭地）○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實弑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同）

也

〈唐荊川〉鄭莊得宋二邑、不請於王、而擅以歸魯、安在其以王命討不庭哉、而左氏猶以爲正、何哉

〈經世鈔〉郜防皆宋邑、魯與宋戰、而鄭入郜防者、分兵以躡之也、宋虞三國之嘗合軍、而不虞鄭之攻郜防

〈李笠翁〉鄭本用漁人取鷸蚌之計、惜三國皆入其籠絡、而不之悟耳

〈孫鑛〉宋衛以下追說也

〈安〉既者已然之詞

傳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經文 滕薛同爲侯爵、故爭爲長。○長 去聲、下同

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故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言我乃周之卜官之長。薛、庶姓也。薛、任姓、滕、姬姓、故指薛爲庶姓。我不可以後之。我同姓之親、不可以後於庶姓。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欲薛讓滕爲長、故獨使人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君謂薛侯。辱臨朝于魯君。周諺有之。周之俗語有之。○諺音彦 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山林有木、工師則度其林之小大而用之。○度音鐸 賓有禮、主則擇之。賓客有禮、主人則擇其序之尊卑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此魯言周家宗室有盟誓之事、皆先同姓而後異姓。寡人若朝于薛、設若我公來朝薛國。不敢與諸任齒。諸任、薛之諸宗。言我姬姓、諸侯不敢與任姓諸侯並列。○任音壬 君若辱貺寡人、謙言薛君辱加貺賜於魯

宋衛既入鄭、逮伐戴、初召蔡人、故蔡人怒、三師不和而敗

〈艾千子〉夏而三國伐宋、秋而宋衛入鄭、又借蔡伐戴、鄭又圍戴取三師、猶爲未足、且借齊入郕、兵革紛然、彼此交侵、其黨

〈隱經十一年〉

〈劉實〉凡稱會外爲主、時來鄭地、則知留伐許、鄭之志也、蓋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故也

〈程頤〉人君終於路寢、見卿大夫而乃正終也、薨於燕寢

君、則願以滕君爲請。則願請以滕君爲長。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從羽父之請、乃以滕君爲長。○夏、公會鄭伯于郲、郲即經書時來之地。謀伐許也。魯鄭共謀伐許、鄭莊公將出師、會伐許。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授兵、賦兵車馬也。大宮、鄭祖廟也。蓋授兵車于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大音太 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與潁考叔爭車者、爭所賦之車。○閼音遏 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授車之時、未有馬、故以手挾輈而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即公孫閼。棘、即戟也。蓋拔戟以逐潁考叔。及大逵、逵、道方九軌曰逵。○逵音葵 弗及、子都怒。追考叔弗及、子都怒考叔奪其車。○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三國伐許。庚辰、傅于許、傅、附也、三師附于許之城下。○傅音附 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潁考叔取鄭莊

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
陳傅良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傳十一年

薛方山魯與滕薛同受天子土地是同列也乃班見於魯豈有同列來朝而班見者乎異姓為後則謂朝天子時哉

五經類編異姓為後專以盟時言若會時班次仍論國之大小

公之旗名蝥弧者率先鄭兵以登許國之城○蝥音矛弧音胡子都自下射之考叔先登上城故子都得自下射之○射音石顛考叔墜而死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考叔既顛越而下故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偏麾蝥弧之旆而呼○麾音揮又去呼去聲曰君登矣言鄭莊公已登城鄭師畢登鄭師見君之旂信君已登故師盡登城壬午遂入許遂因之而入許國許莊公奔衛奔不書兵亂道逃未知所在齊侯以許讓公既入許以其土地讓與魯公曰答齊侯君謂許不共言齊謂許不共職貢○共音恭故從君討之言從齊討許之罪許既伏其罪矣許君出奔是伏不共之罪雖君有命雖齊有以許與魯之命寡人弗敢與聞言魯不敢聞此命而輒受之○與音預乃與鄭人齊魯既不受許乃以與鄭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鄭莊公見齊魯相遜亦不敢自有許國乃使許

經世鈔周天子也故宗盟先同姓若他國當不然朝薛先任亦權時之言非典論也

王元美許與鄭接境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詐鉤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國以利益於己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

呂大圭考叔以一言回莊公之心固可嘉矣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死于子都之射能捨肉而不能捨車能化

大夫名百里者奉許莊公之弟許叔以居許東偏言居許東偏以見不全得國也曰天禍許國言上天降禍於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鬼神實怒許君而不得自逞其志而降之罰而假手于我寡人言鬼神借手于我以討許罪寡人唯是一二父兄言我唯是一二父兄同姓之臣不能共億不能供給而億安之○共音供億於力反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其敢以克許自為己功乎寡人有弟共叔段不能和協不能和睦而叶比之而使餬其口於四方而使叔段寄食於四方之國謂段元年奔共其況能久有許乎其況能久有許國乎吾子其奉許叔吾子謂百里其奉許莊公之弟以撫柔此民也以撫綏柔順此許東偏之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我將使鄭大夫公孫獲佐助百里以治若寡人得沒于地若我以壽終得葬于地下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其以

莊公而不能化子都何其孝匱而類有所不能錫也
○經世鈔考叔位卑而與大夫爭車故子都逐且怒之耶
○孫鑛旗蝥弧倒句
○孔尚典莊公於二人爭車之時不能和解既爭之後又不能異地處置而使同事軍中致有登城之射此莊公之失也
○穆文熙援旗而呼此謂先登韓信令軍人拔趙幟插漢幟以惑亂趙人之心竟以取勝即此意也

禮悔禍于許不以亂也無寧茲無寧寧也茲此也言寧止此許叔居許東偏許公復奉其社稷謂許莊公獲返國而奉其社稷之祭祀○復浮去又如字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言許公復國之後若我鄭國之有請謁於許焉如舊昏媾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如舊日姻媾之親其能降以相從也降心以從鄭之請告無滋他族無生它姓族類之心實偪處此處此許地以偪害鄭○處上聲下同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以與我鄭爭此許國之土地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若俾族處此相偪害則我鄭國之子孫救覆亡之不暇○覆音福而況能禋祀許乎絜齊以享謂之禋祀而況能禋祀許之山川乎○禋音因寡人之使吾子處此言我之使許叔處許東偏之地不唯許國之爲不唯爲許國之社稷○爲去聲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陲也亦賴汝以固我之邊陲也○圉音語乃使公孫獲處許西

王荊石公以許與鄭蓋償前日郜防之取
○李笠翁觀莊公戒百里公孫獲二段用意婉轉周悉極其開闔變化自古婦人之詞往々如是
○陳眉公此云得沒於地後云我死者自表無利許意
○錢謙益林注斷無寧茲一句屬奉許叔非是無寧茲許公與無滋他族相對言寧如此弗如彼作開合讀義自明
○評苑曰許國必能

偏乃使鄭大夫居許西鄙之地曰凡而器用財賄言汝之器用財物貨賄無寘於許無寘於許西偏之地我死莊公死乃亟去之急去勿居許地○亟音棘吾先君新邑於此鄭自桓公受封至莊公纔三世故曰新邑於鄭王室而既卑矣周室而既卑微周之子孫鄭與周同姓諸姬之子孫日失其序日失其次夫許挈許而言大岳之胤也堯時四岳之胤繼也○大音太天而既厭周德矣王室卑子孫失序則天棄周德可知○厭去聲吾其能與許爭乎我鄭國豈能以天之所厭而與許爭爲雄長哉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此言鄭莊公得伐叛討貳存亡繼絕之禮禮言禮之用經國家經理其國家定社稷安定其社稷序民人秩民長幼尊卑之序利後嗣者也爲後嗣萬世無疆之利者也許無刑而伐之許國家無刑法而伐之服而舍之許服其罪而舍其國○舍

隨心以從今日之約也

王元美詳覽莊公之言不敢以許自爲功似讓能其況能久有許乎反已況能禋祀許似慮患吾能與許爭似惟許之爲亦聊以憂道然其言曰不固吾圉則自爲自利之心不覺自發露矣要之殘忍陰忌莊公本性不愛於段何愛於許

同上鄭伯入國逐君禮使大夫守之無君甚矣且設爲奸詞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所謂剌

音捨 度德而處之 度許德之厚薄而處之○度鐸下同 量力而行之 度鄭力之強弱而行之○量良下同 相時而動 時而動○相去聲 無累後人 我死而亟去之是無累後人也 可謂知禮矣 斷言鄭莊公可謂知禮之君如此○鄭伯使卒出豭 百人爲卒百人出一豭牡猪也○卒尊入豭音加 行出犬雞 二十五人爲行二十五人共出犬雞○行音杭 以詛射潁考叔者 鄭伯疾射考叔者而不能正其典刑故使卒及行間皆出豭犬雞以祭而詛之○詛莊去射音石 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 謂失政正刑邪之道 政以治民 政者正也所以治民 刑以正邪 刑者侀也所以正邪 既無德政 既無德以美其政 又無威刑 又無威以用其刑 是以及邪 臣下不懷德畏威是以及邪僻之行 邪而詛之 邪不能治而假詛祝 將何益矣 將何益於國家之事矣 ○附録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 周桓

入而復押之手也何名爲有禮

按鄭本西都畿内咸林地鄭桓公爲幽王司徒幽王之乱桓公死其子武公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在溱洧之上施舊號于新邑爲新鄭

冀震左四岳乃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其德望重矣姓氏不彰乃後世相傳姜呂申許俱四岳之後何耶世人因堯遜位而岳辭遜謂四岳許由更謬矣

王取鄭鄔劉蔿邘四邑之田○鄔烏上蔿危上邘音于 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 蘇忿生周武王時司寇蘇公也蓋蘇公受此田以爲采邑蘇氏叛王桓王不能有其田故以易四邑于鄭 溫原絺 勑之反 樊 扶表反 隰郕 上音習下音成 攢茅 上才官反 向 音尚 盟 音孟 州陘 音刑 隤 音頹 懷 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 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今王以已所不能有之十二邑而易鄭人所自有之四邑君子是以知桓王失鄭莊之心也 恕而行之 推己及人之謂恕 德之則也 言恕者德之法則也 禮之經也 言恕者禮之經紀也 已弗能有 言十二邑非王所有○已音紀 而以與人 而與鄭人使自取之 人之不至 人謂鄭也 不亦宜乎 宜鄭之不臣服乎周 ○附録 鄭息有違言 息姬姓國蓋與鄭接境以言語相違恨也 息侯伐鄭 息先舉兵伐鄭 鄭伯與戰于竟 與息戰于鄭之境蓋逆息師而戰○竟音境 息師

經世鈔鄭伯使卒出豭使卒行詛之而不施以法豈公於軍事倥偬中不能實知何人射子都强而難制又或愛倖之人耶

周上失政故授車而下爭失刑故射有功之人而無罪

周謙亨其端甚小見不必大出師而已大敗矣

王百穀息之不善保國如此他日之見滅不可知已繩息嬀者罪也

彭家屏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鄭息

大敗而還。爲鄭所敗而歸。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師敗國之兆也。爲莊公十四年楚滅息。不度德。鄭莊賢而加之以兵。不量力。息力弱而先起兵。不親親。鄭息同姓而伐鄭。不徵辭。言語相違而不明證其辭。不察有罪。二國相惡不辨曲直而輕鬭。犯五不韙。韙是也。五者不是息皆犯之。〇韙音偉。而以伐人。而興師以伐鄭。其喪師也。其取敗也。〇喪去聲。不亦宜乎。宜其然也。〇附録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鄭莊公用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鄭虢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報十年入鄭之役。宋不告命。不使告命于魯。故不書。不書于策。凡諸侯有命。舉凡言例。有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告則書。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不然則否。不告則不得記於典策。師出臧否。謂師出善惡得失。〇否音鄙。又如字。亦如之。亦如政令。雖及滅國。雖及滅國之大。滅不告敗。滅不告敗于魯。

以言交惡是息之言亦必有不善者也息不自咎而興師伐鄭片言之違殘民以逞其悖動甚矣不亡何待

補注宋不告命故不書也歸祊之後魯鄭同心仇宋宋宜不告魯鄭必以告也傳不知經有舉事不悉書之義惟以史例推之故不通

接應言滅不告滅敗不告敗勝不告勝克不告克而畧之爲二句此則互文法傳中多用之

勝不告克。勝不告克于魯。不書于策。滅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言不須兩告乃得書。〇羽父請殺桓公。公子翬請于隱公欲爲隱殺桓。將以求大宰。欲以求大宰之官。〇大音泰。公曰。隱公。爲其少故也。爲桓公尚少故攝魯國。〇爲去聲。少去聲。吾將授之矣。吾將以君位授桓公矣。使營菟裘。魯邑使營菟裘別邑之宮室。〇菟音徒裘音求。吾將老焉。將以國授桓公而終老於菟裘。羽父懼。以隱公不從而懼禍及己。反譖公于桓公。反譖隱公於桓公謂隱將殺桓。而請弑之。請爲桓弑隱。下殺上曰弑。公之爲公子也。隱公爲公子時。與鄭人戰于狐壤。鄭地。止焉。爲鄭所獲。內諱獲故曰止。鄭人囚諸尹氏。囚隱公於鄭大夫尹氏之家。賂尹氏。隱公行賂於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祈禱於尹氏所主祭鍾巫之神。遂與尹氏歸。遂與尹氏俱逃歸魯國。而立其主。立鍾巫之廟於魯。十

皆倣之
〔李笠翁〕曰隱公之攝位以讓桓之心迹昭然更無可疑可恨者特去位不蚤耳夫當授即授何云將授當豫即豫何云將豫授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容有所謂將者耶太史公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所以招羽父之讒起桓公之疑而卒以殺其身也

一月公祭鍾巫（祭鍾巫之神）齊于社圃（社圃園名○齊音齋）館于寫氏（館舍也舍于魯大夫寫氏之家○寫于委反）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爲桓公弑隱公）立桓公（羽父立桓公）而討寫氏（以弑君之罪加討于寫氏）有死者（復不能明正典刑但有死者傳言進退無據）不書葬（不書葬我君隱公）不成喪也（桓公弑隱篡立故喪禮不成）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二

〔按〕年已老則傳徙家事付委子孫不復指使也見曲禮七十曰老而傳疏　〔彭家屏〕將授將老二將字禍本隱末年頗難放下　〔鍾伯敬〕羽父以求一大宰手弑一君而心所弑者二君也　〔彭士望〕除所忌以求要官千古亂賊行徑源源不絕輩於隱前敢聞此乃隱亦釋而不誅非畏其強必安其謟宜其及矣　〔孔尚典〕羽父欲掩其名當大討寫氏而但曰有死者必寫氏爲羽父之黨而誅不相干之人以塞責耳　〔穀梁子〕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　〔穆文熙〕子臧盡致曹邑與札棄室而耕乃免負芻諸樊之難隱公既尋父命又攝君位久處嫌疑之間乃生宜其不終耳然其志則可悲也

左傳評林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三

明 呉興凌稚隆 以棟父 原本
日本播州奥田元繼 志季父 增著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桓公一

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弑兄自立史記亦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 桓王九年魯桓公十五年桓王崩子莊王立

鄭 莊公三十三年魯桓公十一年莊公卒子昭公忽立是年忽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歸鄭秋鄭伯突入于櫟桓十七年昭公弑立子亹桓十八年齊殺亹鄭祭仲立子儀

齊 僖公二十年魯桓公十四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

宋 殤公九年魯桓公二年殤公弑莊公馮立

晉 翼哀侯七年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桓三年曲沃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其

子小子侯桓七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桓八年
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曲沃 武公五年

衛 宣公八年魯桓公十二年宣公卒惠公朔立桓十六年惠公奔齊公子黔牟立

蔡 桓侯四年魯桓公十七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

曹 桓公四十六年魯桓公十年曹桓公卒莊公射姑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桓公三十四年魯桓公五年陳桓公卒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厲公躍立桓
十二年厲公卒莊公林立

杞 武公詳見隱公元年

薛 詳見隱公元年

桓經元年
湛若水曰國史之法直書其即位之月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邾 儀父詳見隱公元年

許 許叔詳見隱公元年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小邾 詳見隱公元年

楚 武王三十年魯桓公六年伐隨使隨請周尊楚號周室不聽還報楚桓公八年熊通怒自立為楚武
王與隨人盟而去○
詳見莊公四年傳註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亦惟

紀大事也而桓公篡弑之罪自不可掩胡氏於隱之不書曰不與其爲君於桓之書曰書其罪是前後不一使聖人之心益晦也

程頤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爲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命本書首月而成歲其有四時不具者蓋闕文也

傳元年

傳說彙纂加璧假許田孔穎達以爲祊薄於許蘇轍胡安國皆從之陳傅良獨以爲鄭伯自文之辭於當時情事亦合故並存其說

蘇轍許田所以易祊也以祊爲未足而益之以璧耳

趙鵬飛鄭有宋兵不得已而歸魯以祊既得魯援則勢不可以責償故以璧假爲名而實責償祊也

陳傅良鄭伯拜盟終越盟傳言拜貺拜辱拜嘉之類非必君身親之杜注非是案若鄭伯身來與吾君接無不

桓文書賜命請命之禮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感諷諸侯之意不復講也○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即犬丘衛地鄭伯以璧假許田假不反矣○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越近垂地結祊成也○秋大水書災也○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桓公自立脩好于鄭脩隱公之好鄭好去聲鄭人請復祀周公隱公八年鄭人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魯雖已入祊而猶未肯易許田故鄭人復請祀周公之別廟在許者以成易祊之約○復浮去卒易祊田終成以許田易祊之約○祊音崩公許之桓公許鄭之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進璧以假許田非久易也爲周公祊故也周公祊二事也○許爲周公湯沐之邑祊爲鄭人從祀泰山朝宿之邑皆有關王制不宜私易故託辭璧假以文其非禮之實也○爲去聲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經文結祊成也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言祊故獨見祊釋經以見意盟曰載書之辭渝盟無享國變此盟誓則不能長享其國家○秋大水經文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廣平曰原凡廣平之原皆出水則爲水災○附錄冬鄭伯拜盟鄭莊公拜謝于越之盟或親來或遣使皆不可考○附錄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華父督宋戴公孫孔父嘉孔子六世祖督見孔父之妻于道路之間目逆而送之目迎其來而目送其去曰美而豔色美而冶曰豔○豔音艷冶容誨淫可知○華音化父音甫後並同

經二年辛未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殤公弑莊公立及其大夫孔父○滕子來朝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爲時王所黜○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宋地成

書之理

經世鈔婦人只以不輕見人爲第一義慢藏誨盜治容誨淫聖人見之熟矣美者其質也豔者其光也人物之尤者必有光氣動人美而豔三字遂爲後世賦美人之備

昭經二年

胡寧孔父悲其死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春秋之所賢也於仇牧亦云

凌稚隆滕侯爵而稱子或以爲時王所黜或爲聖人降

平也弑君之禍接以迹天下蓋於是始○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郜音告戊申納于大廟大廟魯周公廟也宋以郜鼎賂公始欲平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大音泰傳大廟同○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此懼楚之始也蔡鄭鄧三國爲會以懼楚也○九月入杞不稱主帥微者也○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此書至會之始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攻孔父氏之家殺孔父而取其妻終去年冶容誨淫之事公怒宋殤公怒督懼懼公誅己遂弑殤公督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督雖有君心實無之而後動於惡而後動惡念以殺孔父無所忌憚也故先書弑其君據弑君在殺孔父後而經書弑君及孔父故傳以此釋之會于稷以成宋亂舉經文爲賂故爲取賂于宋之故○爲去聲立

而稱子皆非也周制諸侯朝玉帛以命數爲節而滕以國小禮薄因自降以朝聖人從而書之觀子産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承公侯之貢懼不給也即此可以見稱子說朱晦翁蓋云然

劉永之將書其取鼎也于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

呂大圭春秋因其所書日月前後而知其是非如七月

華氏也言華氏所以無諸侯之詰宋殤公立立在隱公四年十年十一戰十一戰皆在隱公之世民不堪命宋之民皆不堪殤公爭戰之命孔父嘉爲司馬司馬主兵之官督爲大宰大宰亦官名○大音泰故因民之不堪命督因民之不堪爭戰之命先宣言先宣言於宋國曰司馬則然言殤公數戰則司馬使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言其弑君之故召莊公于鄭莊公即公子馮隱三年出居于鄭故督召之而立之立之以爲君以親鄭因莊公以親睦鄭國以郜大鼎賂公以郜國所造之大鼎賂魯公齊陳鄭皆有賂言會稷諸侯皆有賂也故遂相宋公言督所以相宋莊公○相去聲○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並見經註非禮也言受弑逆者之賂器而納于大廟以汙祖宗之盛德非禮之甚也臧哀伯諫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曰君人者

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閔二月而興兵以入之也若此之類盡於書月見之

傳二年

李笠翁觀前目逆而送一事則督因孔父之妻而及孔父而因孔父及殤公也

丘維屏陽容而隱圖之此大作用也殤公猝然聞此怒自難遏機自難密非有積日遲久泄密謀而取害者蓋公怒督懼弑殤公皆一日事故春秋書於戊申日下非

謂爲人之君者將昭德塞違將昭明善德閉塞惡邪以臨照百官以此道臨照百官如日月之照臨猶懼或失之猶恐或失其道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故昭明美德以示其子孫○令去聲是以清廟茅屋清廟肅然清淨之廟以茅飾屋著其儉也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爲席也○越音活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用五味調和粢食不鑿黍稷之食爲粢不精鑿糲米一斛舂取八斗爲精○粢音咨食音嗣鑿音作音胙者非昭其儉也凡此四者皆所以昭明其德之儉也袞冕黻珽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珽玉笏也○黻音弗珽音挺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幅音逼舄音昔衡紞紘綖衡維持其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者○紞多敢反紘音宏綖音延昭其度也凡此十二者所以昭明其尊卑各有制度也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佩刀之削其上飾曰鞞下飾曰鞛

異日而先後以書也

補注立華氏言立以爲卿杜氏謂未死賜族非也

李笠翁宋殤亟戰疲民大較以馮之在鄭所剪其所忌耳宋宣舍與夷立穆公穆又舍馮立二君之意何善也殤能繼穆之志卽以國與馮可也而亟尋師於鄭惟恐馮之尚存卒以此民不堪命而督遂乘民之怨備是弑之殤蓋自取多矣

湛若水觀此則宋亂公成之也桓公

○率音律鞞音丙鞛布孔反鞶厲游纓鞶紳帶亦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鞶音盤游音留昭其數也凡此所以昭明其尊卑各有數也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靑謂之黻兩已字相戾此上衣下裳之飾○黼音黻昭其文也凡此所以昭明貴賤之文章也五色比象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之色○比并是反昭其物也凡此所以昭明器物之不虛設也錫鸞和鈴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錫揚鈴音令昭其聲也凡此所以昭明其德聲之和也三辰旂旗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之上○旂勤衣反昭其明也凡此所以昭其德象天之明也夫德夫人君之德儉而有度儉而有尊卑之制度登降有數則不爲苦節之儉尊卑有隆殺之數則不爲上下無別文物以紀之文章器物所以紀載此德也聲明以發之德聲天明所以發揚此德也以臨照

宋督皆弑君之賊皆以惡濟惡也

陳大士是鼎也宋取之郜者也故書曰郜鼎郜之得是鼎也得自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後有王者作與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郜而後已也

王百穀此與觀魚之諫章法畧相似哀伯益得之家學爲多

艾千子哀伯郜鼎之諫忠諫也君子不謂之忠以所告者桓公其人耳

百官以此德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然後百官有所戒謹恐懼而不敢易紀律而不敢變易國家之紀綱法律今滅德立違今桓公受賂滅其善德而立違邪之臣華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而寘其所賂郜鼎之器於魯之大廟以明示百官以賄賂明示於百官百官象之上所好者下必甚焉故百官從而象法之其又何誅焉言不可復誅責也國家之敗言國家所以敗亡由官邪也由百官之違邪也官之失德百官之所以失正德而違邪者寵賂章也由寵臣之受賄賂章明無所忌憚也郜鼎在廟今桓公以郜鼎納于大廟章孰甚焉賄賂章明孰甚於此武王克商舉周武王克商時事遷九鼎于雒邑九鼎夏禹所鑄三代相傳以爲有國之寶故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成周之雒邑焉○雒音洛義士猶或非之義士伯夷之屬猶或不以武王爲是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

按琫佩刀之上飾而珌其下飾也上謂之刀鞞下謂刀鞘鞘謂之鞞刀靶之飾曰琫琫鞛同出品字箋帬裹俱音裙通用索帬在馬膺謂以革爲索條下垂如裙也

張半菴儉而有度數句揔括上意百官戒懼暗伏不敢如華督所爲

穆文熙宋華督弑殤公以郜鼎賂魯桓公會諸侯立督以成宋亂不義甚矣故臧孫謂之滅德立違可謂切當且其寘鼎廟中周

況邪明受亂人之賂器納之大廟其若之何其何以治國公不聽桓公不從周内史聞之周内史聞其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美之臧哀伯其後必有餘慶於魯君違君有違邪之事不忘諫之以德言其心不忘以德諫其君○秋七月杞侯來朝公即位而來朝不敬行禮不恭杞侯歸朝畢歸國乃謀伐之謀伐杞以討不恭之罪○蔡侯鄭伯會于鄧蔡鄭鄧三國爲會始懼楚也三國近楚故始懼楚○九月入杞魯入杞討不敬也討來朝不敬○公及戎盟于唐桓公及戎爲盟脩舊好也脩惠公隱公和戎之好○冬公至自唐見經註告于廟也告于魯廟也凡公行凡公出行謂會盟征伐之役告于宗廟告于祖宗之廟反行反自行役飲至告至于廟而飲酒舍爵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也○舍音赦舊音捨策勳焉書勳

公魯公其謂之何悖逆若此宜有彭生之禍

增補合注此以上皆言昭德以塞道所以能化下滅德以下所以不能化下正與上支相反

沈雲將他日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徒相繼而起所謂百官象之者也

張半菴敘九州事此點綴之法後世之文家多祖此又詳宜三年

呂祖謙斬關之盜不可責其穿窬桓公弑君篡國何有於亂人之一鼎乎

勞于策言速紀有功者也禮也言數者皆出入之禮也特相會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往來稱地往出會也來告至也稱地如會于唐至自唐是也讓事也言會必有主二國時會則莫肯為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自參國以上〇參七南反一音三則往稱會言至自會成事也成會事也〇附錄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原事之所由起以條之役生太子條晉地太子文侯穆侯七年伐條以是年生太子文侯命之曰仇命太子名曰仇取戰于條相仇怨之義〇仇音求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弟文侯之弟桓叔也穆侯十年戰千畝有功以其年又生子千畝亦地名命之曰成師命次子名曰成師取戰千畝有功能成其師衆之義子服曰晉大夫異哉言其怪異非常君之名子也穆侯之名其二子名如字或作去聲〇夫名以制義義者宜也名子以制其宜也義以出禮得其宜則禮敬生故義所以出禮禮

宜其說之不納也

陳傅良諫之以德傳言桓公幾故君父不討哀伯雖不行言意已獨至

補注九月入杞討不敬者魯人責其玉帛之將不備而爲空之辭傳因錄實非所以釋經

王荊石隱之盟戎則惴惴懼討不得已矣斯時也脫戎詰以何故弑君捽而問之其爲以自解哉噫亦危矣

傳說彙纂反行必

以體政政者正也禮者天下之正位故禮所以體政政以正民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政所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政成於上則民從於下由其先於正名也故孔子必也正名乎自名不正言不順極而至於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欲民之從不可得也易則生亂反是則如孔子所言此生禍亂之道嘉耦曰妃嘉善之配耦則名之曰妃怨耦曰仇怨讎之配耦則名之曰仇古之命也古之命名如此今君命大子曰仇今穆侯以怨仇之意名大子弟曰成師以得衆之義名其次子始兆亂矣嫡庶之名及逆晉國之亂始兆於此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而命名特美故知其黨必盛於晉國而文侯之後將衰替而并歸於桓叔也惠之二十四年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文侯之三十五年也晉始亂是年晉文侯卒子昭侯立危不自安故曰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卽文侯之弟成師封爲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傅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

告則史書其室不告則不書杜注孔疏甚明諸家紛々或以爲植或以爲遠或以爲危或以爲久或以爲幸失之鑿矣

王百穀晉之亂始兆封於曲沃非兆於命名也謂名以定禍福是委巷之言耳於卜假之論畢萬亦云孫執升穆侯愛於桓叔師服特因子名以諷諫至於曲沃之封正所謂假虎以翼也師服其先知者乎

經世鈔周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於千畝而穆侯又生子按命名亦是偶然之意遂爲氣機先兆二子初生非必便有愛惡也師服亦私語未嘗諷諫

穆文熙穆公命太子曰仇命其弟曰成師意有所偏故桓叔以曲沃強盛而武公滅晉自代此皆穆公貽謀之不臧所致也然再傳而致獻公畏桓莊之族偪而盡殺之其亦自所懲也乎

王陽明左氏所戴

言得貴寵公孫爲傅相師服曰師服又諫吾聞所聞我之國家之立也國家本大而末小根本強大而枝葉弱小末枝葉也是以能固植立者之所以能以大制小故能安固故天子建國惟天子至尊得建立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國諸侯立家諸侯位卑故但可立卿大夫之家卿置側室卿位又卑只得立此側室一官大夫有貳宗大夫位又卑故以適子爲小宗次子爲貳宗以相輔貳士有隸子弟士又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庶人工商庶人爲農者工執伎藝者商行商賈遷有無者各有分親各有親疏以相分別○分去聲又如字親七刃反又如字皆有等衰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等第降殺此皆本大而末小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衰初危反是以民服事其上民志素定故能盡心力以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居下位者不敢冀望上位○覬音冀覦音俞今晉甸侯也今晉甸服之諸侯也○甸音殿而建國建桓叔於曲沃本既弱矣大都耦國是先自弱其根本矣其能久乎言不久必爲曲沃所并也惠之三十年魯惠公之三十年晉昭侯之七年也晉潘父弑昭侯潘父晉大夫而納桓叔即曲沃伯不克不克納也是時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立孝侯晉人共立昭侯之子平是爲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是爲晉孝侯之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晉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鮮代桓叔是爲曲沃莊伯弑孝侯伐晉所都而弑其君翼人立其弟鄂侯曲沃莊伯弑孝侯晉人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之弟郄爲鄂侯鄂侯二年乃魯隱公元年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魯隱公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爲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侵奪其田也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翼哀侯所都啓曲沃伐翼蓋開而導之也

隱桓間事言多典法如師服所謂天子建國數語猶得三代制度名分等殺纖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
經世鈔禮所謂別上下定民志也
湯睡菴師服之言至是果驗
經世鈔此時尚欲侵入田耶凡哀以之君多貪昧如此者
補注陳氏曰於此見傳追書之體

桓經三年

程頤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

經

三年壬申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嬴齊地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故從此盡十七年皆無王惟十年有王傳以爲義或有王字者非○嬴音盈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蒲衛地書惟天子稱命此私相命也諸侯不請命而私相命於是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無傳既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爲公逆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讙魯地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魯故不稱夫人 ○公會齊侯于讙 無傳 夫人姜氏至自齊 無傳不言翬以至者公親受之于讙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

傳

三年○附錄春曲沃武公伐翼 魯隱公七年晉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 次于陘庭 凡師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數宿于陘庭之地 韓萬御戎 韓萬莊伯弟御戎僕也 梁弘爲右 爲戎車之右 逐翼侯于汾隰 曲沃武公逐哀侯于汾水邊也下濕曰隰○汾扶云反 驂絓而止 驂騑馬蓋哀侯驂絓於木而止絓音卦 ○夜獲之 獲哀侯 及欒共叔 哀侯之臣○共音恭 ○會于嬴 公會齊侯 成昏于齊也 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見經註 不盟也 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以盟 ○公會杞侯于郕 經 杞求成也 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 卿爲君逆 脩先君之好 逆女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故傳稱脩先君之好 故曰公子 美之也 齊侯送姜氏 親送其女 非禮也 禮公子則下卿送之 凡公女 凡諸侯之女 嫁于敵國 嫁于敵己之國 姊妹 女兄女弟 則上

宋督弑君亦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
張洽亂臣賊子與會而爲婚書齊侯之罪也
蘇轍胥命者約言而不盟也有以相命故不可以言會未嘗歃血故不可以言盟
傳說彙纂左穀俱作杞公羊獨作紀程子以爲杞稱侯皆爲紀當以公羊爲是蓋齊魯方睦紀與郕皆畏齊故會魯而求庇也高閌說得之

汪克寛 僖公之娶夫人納幣逆女夫人至皆不書以合禮也桓公之娶文姜不合於禮故悉志之以垂戒書法之變也

傳三年

王季重 二邑之因革此皆哀侯啓之

經世鈔 按武公數宿陘庭者以待南鄙之應久宿而翼侯不知者以南鄙爲之覆匿也又按莊公十六年武公伐緡滅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爲晉侯

張半菴 公之昏齊

卿送之（則以上卿送女）以禮於先君（以加禮於先君之遺體）公子（公所自生之女）則下卿送之（降姊妹一等）於大國（嫁於大國）雖公子亦（雖非姊妹）上卿送之（加禮於大國）於天子（天子至尊）則諸卿皆行（盡禮於天子）公不自送（諸侯不自送女）於小國（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降於敵國一等）○冬齊仲年來聘（卽經書弟年）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故以致夫人釋之）○附錄 芮伯萬之母芮姜（芮國萬名芮伯名姜母之姓）惡芮伯之多寵人也（以芮伯內寵外寵皆非賢德之人）故逐之（逐芮伯）出居于魏（避母出奔于魏國）

經 四年癸酉 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郎遠地也）○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官渠氏伯糾名也）○（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也）

亦爲自周其位討

附見 共叔欒賓之子也欒賓桓叔成師之傅共叔哀公光之傅

經世鈔 王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會盟結外援以自固也

凌稚隆 翬乃弑逆之賊也豈得以逆之故遂以公子貴之蓋翬於是始爲卿故稱公子耳

李笠翁 桓弑逆之人也中國既莫之討幸免於王法矣他日敝笱之義彭生之禍夫亦天道之隱報歟

傳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註見經）書時（周之春夏之冬也得田狩之時故曰書時）禮也（行三驅之禮故曰禮也）○夏周宰渠伯糾來聘（註見經）父在（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曰父在）故名（以父在故經書伯糾之名以示譏）○附錄 秋秦師侵芮（將卑師衆稱師）敗焉（爲芮所敗）小之也（秦以芮小國輕之故爲所敗）○附錄 冬王師秦師圍魏（秦以芮伯居魏故圍魏）執芮伯以歸（三年芮伯奔魏芮更立君秦爲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爲十年秦納芮傳）

經 五年甲戌 春正月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侯鮑卒（陳佗弑太子而自立）○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曰如）○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幼弱之辭也仍叔大雅之舊人）○葬陳桓公（無傳）城祝丘（無傳齊鄭將襲紀故）○秋蔡人衛人

同上公不由媒介而成昏又以弑君之辜爲逆齊女以自送于國也不正其始如此能保其終之令乎

經世鈔補公不自送四字頭出齊侯非禮姊婚禮雖天子而公不自送者昏姻之始男女之合父子之際所以自遠於嫌也

桓經四年

趙鵬飛昭九年築郎囿其後遂爲田獵苑囿之地蓋基於今日之狩

傳說彙纂不書秋冬程子以爲天王

陳人從王伐鄭 從王伐鄭君臣之辭也自伐鄭無功而後王命始不行於天下 ○大雩 書大雩之始 ○螽 無傳螽蝗之屬爲災故書 ○冬州公如曹 不書奔以朝出

傳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見經註 再赴也 再來

於是陳亂 陳侯卒而亂作 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 佗卽五父言文公子佗以見佗不當立殺大子免而代之篡也○免音問 公疾病而亂作 當陳侯疾病而陳佗作亂 國人分散 國人懼而分散 故再赴 釋陳所以再赴之故 ○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釋經書如紀 欲以襲之 假朝禮將以襲紀 紀人知之 紀人知其詐 ○附錄 王奪鄭伯政 周桓王奪鄭莊公政不使與知王政也 鄭伯不朝 鄭莊怨王奪其政故不朝于周 ○秋王以諸侯伐鄭 桓王

失刑其說本於何以休不若杜注以爲史闕文

傳四年

附見伯糾是父前子名之禮注未是

陳傅良執芮伯王執諸侯不書因見秦自穆公以前經皆不書今案秦自穆公以前告命不通於魯

經五年

按甲戌己丑去冬今春兩日陳亂故再告其辭一曰正

以三國伐鄭 鄭伯禦之 鄭不受伐故禦王師 王爲中軍 桓王自將中軍 虢公林父將右軍 虢公林父爲王卿士故將右軍○將去聲下同 蔡人衞人屬焉 屬右軍 周公黑肩將左軍 黑肩周桓公將王左軍 陳人屬焉 屬左軍

鄭子元請爲左拒 子元鄭公子請爲左軍結方陳○拒上聲下並同 以當蔡人衞人 虢公將右軍之屬 爲右拒 又爲右軍結方陳 以當陳人 周公將左軍之屬 曰陳亂 陳軍不整 民莫有鬭心 莫有戰鬭之心 若先犯之 若先犯陳師 必奔 陳必先奔 王卒顧之 顧見陳奔○卒尊入下同 必亂 必驚而亂 蔡衞不枝 蔡衞不能枝持 固將先奔 固將先王卒而奔敗 既 既敗諸國 而萃於王卒 聚攻王卒 可以集事 可以成勝敵之事 從之 鄭莊從其謀 曼伯爲右拒 曼伯檀伯也將鄭右軍 祭仲足爲左拒 卽祭仲也將鄭左軍 原繁高

月甲戌一日正月己丑故直書其誤是乃愼疑審事也趙匡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耳

汪克寛詩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則仍叔世大夫可知又曰公穀皆云父則云父受命而使老子代從政程子子代行令案非有天子之命則亦不敢使子代聘也

啖助不言會及臣從君之辭也

按不曰王人某人某人曰某人某人從王是君臣之分

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二大夫以中軍奉鄭莊公爲魚麗之陳陳同○麗音離先偏後伍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五人爲伍以車居前以伍居後也伍承彌縫以伍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此蓋魚麗陳法戰于繻葛鄭地與周戰于繻葛之地○繻音須命二拒鄭人命其左右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爲號令左右二拒見旝動則各鳴鼓以進軍也○旝音旝蔡衛陳皆奔左右軍之屬皆先敗走王卒亂王卒驚而亂鄭師合以攻之鄭以二師合攻王卒王卒大敗王之三軍皆敗祝聃射王中肩鄭大夫射桓王中其肩○射音石中去聲王亦能軍雖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請追王師公曰鄭莊公答君子不欲多上人言君子不欲多出人之上況敢陵天子乎況敢侵犯桓王乎苟自救也苟自救其禍難社稷無隕鄭國社稷不至

也僖十四年亦同

程頤螽蝗也旣旱又蝗饑不待書也

朱熹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

傳五年

王荆石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使人再赴之理即令再赴孔子何以不據實而書蓋或上下其文有闕耳而或者遂謂陳佗殺其君之子免八字則又失之鑿

啖助公穀皆云甲戌之日出而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按國君雖狂而去亦

顚隕多矣所幸多矣夜既戰之夜鄭伯使祭足勞王莊公使祭仲問勞桓王○勞去聲且問左右問左右安否此皆恭而無禮之辭○仍叔之子經書弱也童子將命故曰弱也○秋大雩經文書不時也十二公傳惟此年及襄公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欲以見其非凡事也凡祀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啓蟄而郊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見音現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過則書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冬淳于公如曹即經書州公以淳于州國所都故傳稱淳于公如曹朝于曹也度其國危自度其國有危難不能自安也○度音鐸遂不復因出朝曹遂不復歸其國

當有臣子從之豈有國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昧其死且乎

按注一不曰桓公弟佗見非母弟也

經世鈔鄭朝王不禮又奪其政亦自致之宜以辭責之舉兵亦太遽

同上必奔所謂攻瑕則堅者皆瑕也春秋時多用此法

王元美人主而在行將帥不得展其用而內顧重故萃三軍之良以攻王一敗而師崩符堅之伐晉亦然

按佩觿集云古無

經 六年乙亥春正月寔來 州公也○寔植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魯地 ○秋八月壬午大閱 書大閱之始 ○蔡人殺陳佗 魯莊公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厲公躍立 ○九月丁卯子同生 桓公子莊公也 ○冬紀侯來朝

傳 六年春自曹來朝 州公自曹來朝傳承上文故不再言 書曰寔來 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不復其國故變文而書曰寔來 不復其國也 遂留魯不復歸其國也

○附錄 楚武王侵隨 隨漢東姬姓國 使薳章求成焉 楚反使其大夫薳章先求成於隨○薳魏上 軍於瑕以待之 瑕隨地楚軍於瑕以待隨之報 隨人使少師董成 少師隨侯之有寵大夫使少師正二國之成也○少詩照反下同後倣此 鬬伯比言於楚子 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比音被下同 曰吾不得志於

陣字陳即陣字也以陣代陳自晉王羲之小學章始字典云史記作陣非自羲之始

五經類編司馬法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尤大者則有二十五乘之偏

按凡傳中作法三出今年及成十二年成七年也

按周禮春官司常云通帛爲旃注無他物之飾也凡物色純者謂之通

經世鈔陸元朗曰旝亦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

漢東也 言我楚之不得逞志於漢東 我則使然 我則失策而使之然 我張吾三軍 我且張大吾三軍之衆○張去聲下同 而被吾甲兵 而被吾之堅甲利兵 以武臨之 以威武而臨漢東之諸侯 彼則懼而協以謀我 彼諸侯則恐懼而叶心以謀禦我之策 故難間也 故難離間其心此楚之失策○間去聲 漢東之國 漢東諸侯之國 隨爲大 隨爲太國 隨張 隨若自張大 必棄小國 必棄絕小國而不叶心以謀楚 小國離 小國離心則隨勢自孤 楚之利也 隨勢孤而無援此楚國之利也 少師侈 隨少師之心素自侈大 請羸師以張之 請楚子藏其精兵示以羸弱以張大少師之心使忽楚○羸音累下同 熊率且比曰 楚大夫○率音律且音狙 季梁在 季梁隨之賢臣 何益 必能諫其君何補於事 鬬伯比曰 解且比之意 以爲後圖 以爲後舉之圖言今雖未行吾計後舉必墮吾計中 少師

碪敲
郭拱九天子親征鄭而以三弱國從必三國又不能無畏齊比鄭之心故不躬擐甲冑而以徹者行安得無敗
補注王亦能軍傳見周衰天子自將以征諸侯
穆文熙鄭伯禦王至于射中其肩猶曰君子不欲多上人且勞王問其左右何其驕慢無君若此乎此時雖謂之無周可矣
交于王鄭伯之勞王與問左右所謂殆人而復喣之以手猶也奸人多僞禮如此
朱申莊公以不朝見討不知服罪請命而敢抗王師王于射王中肩其無君不道甚不臣矣杜注乃謂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毋乃未之思歟
補注仍叔之子來聘在夏釋在秋伐鄭後者由下重言秋錯誤也杜氏因謂久留在魯過矣孔氏疑將伐鄭而遣告魯事或有之
王陽明三代正朔

得其君言季梁雖賢不如少師有寵得君之深若其言不行則浸潤膚受無所不至此所以後舉必隨吾計也王毀軍而納少師楚子從伯比之計毀其軍容而納少師蓋少師來楚師董成故藏楚精兵以示羸弱少師歸少師自楚師董成而歸隨請追楚師少師不知其計謂楚兵眞羸弱故請追而擊之隨侯將許之將信少師之言追擊楚師季梁止之季梁果諫止隨侯曰天方授楚楚自若敖蚡冒以來方強盛故曰天方授之也楚之羸楚之示弱其誘我也蓋欲誘我以隨其計也君何急焉言當緩以圖之何必急焉臣聞以季梁之所聞小之能敵大也小國之能敵大國也小道大淫大國淫虐無道所謂道承上文解道字之義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傳曰盡心爲民爲忠誠實事神爲信此所謂有道而後可敵大國也上思利民忠也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曰忠之屬也此即上思利民之忠祝史正辭信也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此即祝史正辭之信祝大祝史大史皆主祭今民餒而君逞欲今民皆飢餒而君獨縱欲是無上思利民之忠祝史矯舉以祭祝史詐稱功德以誑鬼神是無祝史正辭之信臣不知其可也隨國無道如此臣未知其可以敵楚也公曰隨侯答季梁吾牲牷肥腯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腯亦肥也○牷音全腯音突粢盛豐備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豐厚備具也○粢音咨盛音成字何則不信言牲粢盛何者不信於事神對曰季梁答夫民民生天地間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民爲神之主是以聖王是以古聖王之治天下先成民先養民使之成就而後致力於神而後致力於事鬼神故奉牲以告奉牛羊豕之牲以告于神曰博碩肥腯其牲廣大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緣民力之普徧安存故其牲博碩肥腯如此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民之牲畜碩大蕃多滋長

不同故一以節氣爲限

禮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注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於南郊之旁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正雩本四月爲五月不雨修雩故記之於五月也

補注遂不復張氏曰州公與祭公同州必畿内之地河内州縣是也今案州公既如曹先使

也○畜音嗅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民之畜不疾瘯蠡皮毛無疥癬也○瘯音族蠡力果反又音羅謂其備腯咸有也謂其民之畜兼備肥腯無有所闕也奉盛以告又奉粢盛以告于神曰絜粢豐盛言黍稷絜淨而在器豐厚謂其三時不害謂其政不奪農時春夏秋無有災害使得盡力耕耘而民和年豐也故和氣致祥而年穀豐登也奉酒醴以告又奉酒醴以告于神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敬謹也言有嘉善敬謹之德以將其美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謂上而人君下而臣民皆有嘉善之德而無違心也而無違和之心也所謂馨香此言牲牷粢盛酒醴之所以馨香者無讒慝也此言上下皆無讒諛邪慝之行所以馨香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此即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此以下言先成民之事務春夏秋之三時而使農無廢業脩其五教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之教親其九族親其父黨母黨妻黨

告魯故書明年但書寔來以此

桓經六年

增補合注不言州公省文也言州公之如曹其實來魯也

同上周制大司馬仲冬教衆庶修戰法名曰大閲書八月不時也

部寶凡王所建皆曰大大廟大學之類是也凡王所擧皆曰大大蒐大閲之類是也曾謂魯可行之乎書責之也

俞皋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

伯叔兄弟姑姊妹子孫女子之黨内外有服無服之九族以致其禋祀此言而後致力於神之事禋絜敬也以致其絜敬祭祀於神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於是乎以忠於民而得民和以信於神而神降之福也故動則有成故動則有成功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是也令民各有心令隨國之民各有異心而不和而鬼神乏主民心不和是鬼神無主也君雖獨豐君雖獨豐於事神其何福之有神將吐之其何降福之有君姑脩政君且内脩政事以成民爲先而親兄弟之國而親睦漢東諸姬兄弟之國庶免於難庶幾可免於楚之禍難○難去聲下同隨侯懼而脩政隨侯聞季梁之諫始恐懼而脩國政楚不敢伐楚亦退師不敢伐隨爲八年楚伐隨張本○夏會于成魯紀爲會紀來諮謀齊難也紀魯之親以齊欲滅紀故會魯于成以諮齊難○附錄北戎伐齊言北戎以別戎之種類雜處於中國者齊

殺佗而立之然則蔡人殺佗出於私意而經書無貶者善其討賊也公羊以爲淫穀梁以爲獵皆臆說也
李笠翁淳于公以曹弱小不足堪轟旅故復來魯而遂留不去此與劉禪之不思蜀土者同
傳六年
陳傳良楚事始見于傳至莊十年敗蔡始見於經蓋自楚熊達以上皆畧不書
孫鑛少師應是官名竟不知何姓名
張半菴伯比全以

侯使乞師于鄭齊使人乞師求救于鄭莊公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忽莊公子六月大敗戎師鄭忽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大良少良二帥名○帥去聲甲首三百被甲者三百首以獻於齊獻捷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諸侯以戎難故遣大夫助齊戍守○戍音薦齊人饋之餼生曰餼餼饋諸侯之大夫生餼○餼希去使魯爲其班時魯大夫亦戍齊故使魯爲班次饋之後鄭鄭伯爵故鄭之班後於諸侯鄭忽以其有功也鄭忽以其有敗戎之功怒驕功故怒魯之後已故有郎之師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魯桓公三年娶齊女文姜此追言三年未昏以前事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欲以嫁鄭忽○妻去聲下同大子忽辭辭齊昏人問其故人問鄭忽辭昏之故大子曰人各有耦言人各有配耦齊

張與二字摹畫楚策之得失
鄒討土伯比揣少師若符契
彭士望以張之楚與秦俱主散縱楚不張而離之秦張而離之因利乘便各用所長
經世鈔何益賢人足重如此
劉知幾左氏於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互章其美如季梁在何益是也
經世鈔得其君好人可畏更如此
呂大圭伯比一段軍而納少師讐猶

大齊大國也非吾耦也言鄭小國非大國之耦詩云擧大雅文王之詩自求多福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在我而已在我反求諸己而已大國何爲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言鄭忽善獨潔其身謀不及國也及其敗戎師也及今年忽救齊敗北戎之師齊侯又請妻之齊又欲以他女妻鄭大子固辭忽堅辭昏人問其故人又問其辭昏之故大子曰無事於齊言往時未有功於齊吾猶不敢我猶不敢娶齊女今以君命奔齊之急今奉君命赴救齊之急難而受室以歸妻曰室受妻室以歸也是以師昏也是以師要齊而得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於民遂辭諸鄭伯遂假鄭伯之命以辭齊昏○秋大閱見經註簡車馬也齊方嘉美鄭忽敗戎之功而忽復以周班後鄭之事怒魯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陳車馬以備不虞之患○九月丁卯子

置毫末之毒于其心而使隨之君臣自勝自負自予自奪如輪如車不得不制其獘焉雖事往迹湮而讀者猶不少息而吾拱手以知其端倪也

穆文熙季梁能識兵勢而其言深遠合道可謂賢臣使隨能終始用其言不爲少師所誤其能遠滅于楚哉

張半菴此後發小道二字見隨不足以敵楚

經世鈔何則不信民餒逞欲一語隨侯亦無以應矣故

同生。見經 以大子生之禮舉之 魯十二公唯子同生是適夫人之長子故備用大子之禮舉之 接以大牢 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接如字鄭注禮記作捷音 卜士負之 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 士妻食之 士之妻爲乳母○食音嗣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公與文姜及同宗之婦命之名也禮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 公問名於申繻 公以命名之義問於魯大夫申繻○繻音須 對曰 申繻答云 名有五 言名子有五義 有信 以名生 有義 以德命 有象 以類命 有假 取於物 有類 取於父 以名生爲信 若唐叔虞魯公子友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故曰以名生 以德命爲義 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知其必能昌盛周邦必能發兵誅暴故曰以德命 以類命爲象 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名曰丘而字仲尼故曰以類命 取於物爲假

只將事神抵說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民神之主也一語先開其端隨侯只要說神季梁只要說民

王荊石奉牲奉盛奉酒醴三段並祝史正辭之信前所謂忠於民而信於神者如此

經世鈔嘉栗旨酒嘉美也栗嚴也味美而嚴酒之旨者訓栗爲敬謹非

小學紺珠九族○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

若伯魚生而有人饋之魚因名曰鯉故曰取於物 取於父爲類 若今子與父同日生因名之曰同故曰取於父 不以國 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也 不以官 不以本國官職爲名 不以山川 不以本國山川之名爲名 不以隱疾 不以隱痛疾患爲名避不祥也 不以畜牲 不以六畜犧牲之名爲名○畜音嗅 不以器幣 不以祭器玉帛爲名 周人以諱事神 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敢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于國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曰以諱事神 名終將諱之 名生曰名人死曰終諱自高祖至父皆不敢斥言此周禮也殷以前未有諱法 故以國則廢名 國不可易則廢名不諱 以官則廢職 以官爲名則因諱名而廢其職 以山川則廢主 國主山川以山川爲名當改其山川之名是廢主 以畜牲則廢祀 以畜牲爲名則名猪廢猪名羊廢羊是廢宗祀大牢少牢之禮 以器幣則廢禮 以器幣爲名則不敢用此器幣是廢

子之子。已之同族。左傳杜氏注與孔鄭不同　按杜注外親之異姓者八族并已之同族以為九族坊本或亦作非以字似訛　按豐豐備豐盛之豐　陳眉公與前粢盛豐備相應　沈雲將隨有季梁而楚遂寢兵賢者能為國干城如此　楊慎北戎伐齊乞師於鄭求戎於諸侯則戎患猖獗甚矣向非桓公之伯

祭祀俎豆玉帛之禮晋以僖侯廢司徒晋僖侯名司徒故廢司徒改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司空改為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其山此所謂以山川則廢主是以大物不可以命是以國家大物如官職山川畜牲器幣皆不可以命名公曰是其生也言此子之生也與吾同物言與我同類蓋子同生與桓公同日命之曰同名之曰同蓋用取於父為類之義○冬紀侯來朝經文請王命以求成于齊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無齊其皆為戎乎　王陽明赤繩之約悉由前定故忽之再辭亦天也非果卓有定見而然　按鄭忽之怒在今年郎之戰在十年挿入故有郎之師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三

五字以示鄭忽之怒深在今年又公之末昏數句述前年事以示鄭忽再失齊昏　呂大圭人皆咎鄭忽之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殆非也若忽不辭而娶文姜則彭生之禍移于鄭矣　石星忽兩辭齊昏可謂有超人之見及其為君則逐于祭仲弑于高渠彌又何庸劣如此乎始終若二人焉吾惜之　經世鈔勞民出師而已以成昏民必怨其勞衆自利故曰民其謂我何　按莊二十四年杜注曰宗婦同姓大夫婦周禮天官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孫應鰲命名旨趣具見亦以見古人重諱之原蓋諱名之禮自周人始　按禮內則云不以隱疾鄭玄注諱衣中之疾難為醫也附見名字屬上句為是兒讀則據孔疏也　鍾伯敬莊公名同而孔子作春秋不為之諱蓋聖人譏固不為此齷齪苛礼如後世諸臣之所以尊君也　卓爾康杜謂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然明年王使王紀婚矣何言不能自通也當繇齊欲滅紀魯與齊好不敢顯言為紀求成耳